

宜春縣志卷三十一

藝文志

志重山川土田人民政事而藝文實以狀山川之形勢  
記風土之淳澆傳人物之顯幽疏政事之得失鴻篇鉅  
製胥關治要凡涉袁郡詳慎選登足以爲觀摩之助亦  
考古之資也志藝文至於邀蒙

聖訓仰荷

恩綸

崇萬古之綱常煥九霄之

日月敬志篇首謹列

聖祖仁皇帝聖諭十六條

康熙九年十月初九日奉

上諭諭禮部朕惟至治之世不專以法令爲務而以教化爲先其時人心醇良風俗朴厚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長治久安茂登上理蓋法令禁于一時而教化維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也近見風俗日敝人心不古囂凌成習僭濫多端狙詐之術日工獄訟之興靡已或豪富凌轢孤寒或劣紳武斷鄉曲或惡衿出入衙署或蠹棍詐害良善萑苻之劫掠時聞讐忿之殺

傷登見陷罹法網刑所必加誅之則無知可憫宥之則憲典難寬念茲刑辟之日繁良由化導之未善朕今欲法古帝王尙德緩刑化民成俗舉凡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穆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尙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令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爲息誣告以全良善戒窩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讐忿以重身命等項作何訓迪勸導及作何責成內外文武該管各官督率舉行爾部詳察典制定議具奏特諭欽此欽遵禮

部議得

皇上欲圖至治以教化爲先特頒

上諭應通行曉諭八旗包衣佐領並直隸各省督撫轉行府州縣鄉村人等切實遵行務使軍民咸知

皇上尙德緩刑之至意教化行而風俗自美矣俟

命下之日遵行可也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

旨依議通行曉諭欽此欽遵

聖諭十六條

第一條敦孝弟以重人倫

第二條篤宗族以昭雍穆

第三條和鄉黨以息爭訟

第四條重農桑以足衣食

第五條尙節儉以惜財用

第六條隆學校以端士習

第七條黜異端以崇正學

第八條講法律以儆愚頑

第九條明禮讓以厚風俗

第十條務本業以定民志

第十一條訓子弟以禁非爲

第十二條息誣告以至良善

第十三條戒窩逃以免株連

第十四條完錢糧以省催科

第十五條聯保甲以弭盜賊

第十六條解讐悉以重身命

高宗純皇帝書李觀袁州學記後

郡縣有學所以養士造材同風迪德正其身心性命之原示以言行正教之準育之平居無事之時以備國家之任使其事誠不可以苟安必牧民者殫厥心力期大成而不求小得導之以誠持之以寬要之以弘然後材達行修而可濟於實用吾於李觀袁州學記蓋不能不

三致意焉觀之言畧於四代設學之規惟以忠孝大節進勉諸生至於慷慨激昂洞見肝膈使人有所動而有所畏其可謂明於學校之本者也禮樂百年而後興當宋仁宗時承咸平景德之治用范文正公之言遂詔天下皆立學而守令猶有格不奉行眇誦不聞者獨袁州毅然行之又得觀爲之記爲道學校之本若是豈非袁民之幸哉雖然自宋至今幾千年矣牧民者誠能體上意盡心學校以爲儲材育德之區訓忠教孝以爲制行之本如觀之言各勒諸石俾士子觸目而知警以修厥身以激發其至性而爲國家大有用之才亦世道之厚

幸也

高宗純皇帝御製題勝朝殉節諸臣錄序

昨以勝國殉節之臣各能忠於所事不可令其湮沒不彰特勅大學士九卿等稽考史書核議予諡入祠以昭軫慰其建文諸臣之死事者竝命甄議茲大學士等議上錄其生平大節表著者予以專諡餘則通諡爲忠烈忠節次則通諡爲烈愍節愍統計一千六百餘人若諸生韋布未通仕籍及姓名無考如山樵市隱之流則入祀所在忠義祠統計又二千餘人各爲一冊進覽之均爲允協因名之曰勝朝殉節諸臣錄冠以所頒諭旨附

載廷臣議疏彙刊頒行俾天下後世讀史者有所考質夫以明季死事諸臣多至如許迥非漢唐宋所可及錄而旌之亦累朝所未舉行似亦足以褒顯忠貞風勵臣節固不必如張若淮所請之通行查訪徒滋紛擾致無了期且卽再入數千人於表章大義亦無所增減廷臣駁議惟韙亦并載之爰題詩簡端用示大意

信史由來貴彙彰勝朝殉節與羶薌五常萬古旣云樹潛德幽光允賴揚等度早傳遼及宋後先直邁漢和唐諸臣泉壤應相慶捨死初心久乃償

專諡明臣袁繼咸義感悍軍忠抒讜議克堅大節悉本純衷

今謚忠毅

詔

宋

賜答張商英上仰山瑞禾表手詔

御筆張商英省所上表袁州仰山太平興國禪院園中產穀一本兩莖七穗事具悉博原效祥嘉禾育秀和氣所感元貺昭彰匪耘匪耔以挺生如坻如京之將見卿爲時柱石秉國鈞衡召此至和實惟變理忽披竿牘曲盡形容實野克箱行慶豐年之兆歸美報上不忘忠盡之誠省覽已還益深嘉歎

勅

唐

勅盧肇海潮賦

盧肇文學優贍時輩所推窮測海潮出於獨見徵引有據圖象正明足成一家之言以祛千載之惑其賦宜宣付史館

明

勅江西袁州府宜春縣民張鐸

國家施仁養民爲首汝能出穀七千二百石用助賑濟有司以聞朕用嘉之今特賜勅獎諭旌爲義民爾尙允蹈忠

厚表勵鄉俗用副朝廷褒嘉之意欽哉故勅景泰四年十  
二月十七日

制

唐

奉勅行楊贊禹左拾遺鄭谷右拾遺制 薛廷珪纂

皇帝制曰以贊禹挺生公族雅有令名檢身如履其春冰  
操心不媿於屋漏言行無玷文章可觀連中殊科首冠羣  
彥以谷二雅馳聲甲科得雋亦承遺構自致亨衢求諸輩  
流兼慎行止朕方求理道尤屬滯淹聞爾贊禹之規為可  
以厚風俗而敦教化聞爾谷之什往往在人口而伸王澤

舉賢勸善允得厥中並命諫垣我為公選汝于職業勉自  
激揚

明

御製加封普菴禪師制

皇帝制曰朕惟佛道以慈悲為體方便為用超卓萬有拯  
救羣倫廣利濟以無邊妙神通而莫測不有不承於法緒  
曷能茂振於宗風惟普菴禪師萬行圓融六通具足端嚴  
自在變化無方誓學悟於羣迷普利益於庶類如溥甘露  
於六合膏澤均沾猶現滿月於千江光輝旁燭眷此宏彰  
於靈化式宜薦錫於名稱今特加封普菴至善宏仁圓通

智慧寂感妙應慈濟真覺昭貺惠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  
於戲教闡宗乘傳千燈之派系功施幽顯福四海之生靈  
翊我皇明永臻至治永樂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表

唐

謝遣中使送還鄉表

彭構雲

臣聞大德曰生非慈無以宏其用含容曰道非聖無以闡  
其功伏惟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陛下  
以慈子育以道君臨呼韓稽顙禎祥應化巍巍蕩蕩豈容  
臣言而夢寐賢才搜訪崖谷臣濫聞天聽近赴闕廷處臣  
以羽客真君飽臣以仙廚玉食勸臣以入仕慰臣以遠來  
臣固辭無能乞歸養疾賜臣以束帛榮臣以副衣而更憫  
其疲羸送以耑使非大慈何以安茲懦爽非至道何以被



宜春縣志 卷三  
斯稊稗光寵之極於臣實超以今月二日到郡延望城關  
犬馬之戀長深感戴衣縑閭里之歡交集徒知手舞足蹈  
無怠晨昏實慚滴露微塵尤增戀結謹因中使房嘉進送  
臣回附表陳謝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

韓愈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不  
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  
日恩赦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准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  
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  
小地狹賦稅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  
維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  
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司刑南宮顯榮頻  
煩稱職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宏身微命  
賤無階答謝惟積慚惶無任感恩慚惕之至謹差軍事副  
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慶雲表

韓愈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現於西北至  
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  
不可徧觀非烟非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  
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爲上瑞實應太平臣某

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太平之  
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皇帝  
因之以紀事虞舜由之而作歌又按季夏六月土正用事  
其日景戌亦主於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爲國家之德  
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  
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  
之域已躋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  
覩殊常之慶忤躍欣幸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  
德所至瞻戀闕廷心魂飛馳并圖奉進無任欣忭踴躍之  
至謹差官某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謝到任表

祖無擇

臣無擇言昨奉勅命差臣知袁州已於今月二十六日到  
交割管幹訖者受命以還視事伊始戴恩懷懼撫已震驚  
伏念臣世係單微天姿謏薄偶緣尺寸之技誤塵甲乙之  
科遂自下陳寢階近侍歲月滋久功效蔑聞夙夜勤勞過  
咎深積果人言之是速在吏議以何逃流竄累年飄泊散  
地俯臨晚節仰被洪私復叨守土之榮實出逢辰之幸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智無爲憫臣少被於搜揚  
察臣老流於荒裔遠從謫籍復置列藩臣敢不捫心省過

全才集 卷三  
刻骨去非普殫犬馬之疲勞免擠溝壑之玷辱庶逃後悔  
尙蓋前愆

復袁州監酒謝上表

鄒浩

臣某言昨任右正言緣論事妄謬死有餘責蒙先皇帝矜  
貸除名勒停送新州羈管至今年四月十七日准告復官  
及移差遣臣已於今日某日到任訖投諸荒裔已絕望於  
生還沐以深仁忽叨承於內徙冥心自揣感涕橫流伏念  
臣昨在先朝誤蒙睿獎賜以清閒之對拔爲獻納之官聲  
光聳動於當時遭遇迥逾於前此永爲圖報尤務竭誠豈  
知稟賦之愚遂至敷陳之謬罪當萬死難逃兩觀之誅恩  
錫再生僅比三危之竄敢意哀憐之異亟還品秩之榮俄  
自流人越叅局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隆孝悌德際乾  
坤知臣夙遇先皇不居人後察臣薦更大赦特許自新從  
今膚髮之餘年盡出聖神之再造臣敢不虔思訓勅痛艾  
愆尤遙望北辰雖莫陪於星拱回瞻南嶺固已近於天中  
誓堅忠義之心上答生成之賜

袁州到任謝表

劉克莊

遭噴言而去國自屏空山奉明詔以典州且叨善地已臨  
封域具布詔條本起鱣生最爲拙宦偶逢總攬遂忝旁招  
猥塵公府之僚嘗奉便朝之對莫施螢爝裨日月之清明

雖披龍鱗覺雷霆之開霽惟小臣之孤立特明主以少安  
及速彈排尙蒙涵貸支離賦粟方此養痾象罔得珠俄而  
起廢唯袁爲郡舊名安靜之區與盜比鄰今亦孤危之地  
城空無備兵少且孱以妄庸謬分千里之憂恐倉卒難待  
一朝之變而况別慈顏於膝下魂夢屢驚旅隻影於天涯  
宦遊奚樂徒有君親之一念若爲忠孝之兩全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奮發威靈作新吏治謂多壘艱危之際務使民  
安凡錄屏臨遣之人率由聖澤乃如臣等亦在數中臣敢  
不厚培根本申畫郊圻與我守長江之險共願爲強敵之防  
四境不治如之何此則微臣之罪

貢布表

劉克莊

舜絃方奏適當被袵之時禹服攸同爰謹貢絺之典意均  
芹曝禮萬篚苞恭惟皇帝陛下寶以儉慈麗惟道德輕徭  
薄賦首捐布縷之征固本深根尤緇繭絲之稅凡爰專城  
之寄謹修任土之宜臣叨守春臺逖瞻薰殿屬屆金流之  
候初御微涼雖非火浣之良庶存故實

進仰山瑞禾圖宋大雅表

張商英

臣近上表袁州仰山瑞禾蓋春秋書太有年乃魯侯一國  
之事今天下稔而珍祥發於嘉穀則春秋所書何足道哉  
伏蒙聖恩賜以詔答宸翰天文輝炤葩屋溫詞德意淪浹

肌髓臣竊惟天保之詩君能下下以成其政故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垂之六經詔之萬世臣敢不拜首稽首對揚庶聖之不顯休命謹繪瑞禾圖並附大雅十有三章繕寫圖如右上進以聞

奏疏

明

請改折南漕之糧疏

周燦

題爲楚疆決裂幾盡江省危在旦夕懇祈聖明亟勅行間諸臣併力夾擊以保江南再懇聖明速渙蠲折德音以收人心而張撻伐事臣六月入境後卽具有地方兵荒情形

一疏爾時逆獻正盤踞武昌也使乘此會師合勦獻可成擒卽不然而固守岳州與九江互相犄角猶可蹙賊使饑疲而遁乃不知楚撫王聚奎何以棄岳不守至八月初五日而岳州又告陷矣岳陷則賊必走長沙長沙安危江省實與共之唇亡齒寒必至之勢也今顧撫林某移駐吉安江撫郭某移駐袁州二臣慷慨臨戎有誓不與俱生之氣自能爲皇上鞏此危疆但江省兵力素單二臣所統不滿二千餘人其何能有濟宜於督師呂大器標下分兵數千徑趨袁萍再勅兩廣督臣及閩越撫臣各發精銳三千會師境上壯長沙之聲勢爲進勦之圖而鎮臣左良玉之師

溯九江而上直搗岳州東西夾擊賊未有不窮蹙授首者也臣竊觀前此之失事大都不由賊之善攻而繇我之善棄今若再棄長沙是併江省而棄之皇上封疆豈堪遂節斷送此臣所以大聲疾呼而不能已也乃臣更鯁鯁深有慮者今歲旱災特甚而軍興旁午一切本折錢糧勢必取之地方小民疾視長上搶攘之風日見告矣夫賊之假仁義誘吾民也業已盡民爲賊而吾國所以制賊者慮必盡民皆兵自非行真仁義以結之不可今追呼日繁內潰將作大寇狎至其何以支朝廷縱不能蠲亦請於南漕二糧各折其半畱未盡之子粒以還民間庶可畱溝壑之餘生以保疆土臣豈不知軍需匱乏仰屋方殷顧爲此不識時務之談以聒宸聽獨以事勢至今有同累卵萬一魚爛瓦解狂氛四塞異日卽欲議蠲議折而不可得尙忍言哉臣所以痛哭流涕而更不能已也伏乞皇上爲封疆計立賜睿斷施行

論李世祺疏畧

袁繼成

山西提學僉事臣咸言養鷹欲擊養鳳欲鳴今鳴而箝其口擊而繼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大臣所甚利忠臣所甚憂且皇上樂聽讜言而天下誤以攻擊貴近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矣

劾太監張彝憲疏畧

袁繼咸

山西提學僉事臣咸上言士有廉耻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總理內臣令覲官齎冊皇上報可特在釐剔姦弊非欲羣臣屈膝也乃上命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參謁屏息得免呵責為幸夫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向得有廉耻乎魏璫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匍匐自以為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國家觀典二百餘年未聞有此可為太息也

復劾彝憲辨言覲官參謁乃所以尊朝廷疏畧

袁繼咸

咸復上言尊朝廷莫大於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官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各官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為安事創彝憲雖長揖祇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與外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會典所不載

密報藩司東下并江州被焚疏

袁繼咸

總督江楚應院等處勦寇事務臣袁繼咸為密報藩師東下根繇并陳江州被焚情形統祈聖鑒事切自左師發潯袁城被焚臣處荆棘叢中屢疏入告有繕寫而為其強阻者有已發而為其中留者致臣一片苦衷未能上澈睿照

前此卽有公疏而心期濟變事多曲從不敢不補牘密奏以明臣心勿欺焉左良玉自奉世鎮武昌之命臣雖無節制之權然肝膽相信已久至各兵士旣厭楚地凋殘復畏強寇凌逼垂涎東南財賦兢兢思逞者久矣如去秋借救黃澍爲名計圖東下幸皇上俯納臣言免逮而止冬月借口餉米不繼復欲移營就食幸江省新漕接濟臣力挽乃止不意本年三月內州失守闖賊南渡藩標鎮將愈思辟銳適逢王之明一案邸報紛傳人情洶湧靖南侯黃得功有疏寧南侯左良玉有疏臣慮此事處置失宜必召大釁因疏請行二藩之言從容審處以服海內之心臣疏未

達之明已付詔獄臺臣樹立他宗一語適觸其怒閱數日寧南卽有飛馳闕下束身待罪之揭再數日提塘官卽有三月二十三目寧南登舟之報臣隨於二十七日差官馳報訖時寧南距潯尙在二百里外乃部下官兵或借催餉或稱護鹽或稱罷塘皆沿途預伏接應焚毀關廂擄掠船隻勢焰莫可嚮邇矣臣先二日據報闖賊下馬斬黃上犯荆岳臣發署鎮鄧林奇陳麟副將李士春督率水陸官兵分防龍坪田家鎮與楚師聯絡堵截留郝效忠防守江州臣親督副將汪碩畫李士元赴援江省袁吉正赴行間怡值左帥之報荆世子與蔣之紳士民衆擁署留臣必欲與



寧南一晤臣只得暫留一面撤回鄧林奇協守仍留水師  
陳麟駐紮蘄州一帶防賊及左帥全營抵潯臣以將士家  
口俱在西關暫撤入城以安其心奈各將士未奉臣令借  
題守城一概雜入臣猶望其同心固圉姑置不較初一日  
寧南移舟江南就臣遣諸鎮將謁臣城下臣不得不率潯  
標鎮將出城往會寧南袖出先帝太子密諭不知何人傳  
來寧南信以爲實設壇刑牲與諸將歃盟武人不知春秋  
大義一時欣然附和臣急語寧南曰先帝之舊德不可忘  
今上之新恩不可負再拜諸鎮將曰願諸公愛惜百姓寧  
南復臣曰謀陷太子臣下所爲與今上無干若愛惜百姓

大家本心先生何必過慮隨出誓文檄文與臣觀畢臣卽  
偕諸鎮將返署正圖嬰城固守以盡臣職不意潯標左翼  
營副將張世勳與前督叛將張國柱暗通線索夜半縱火  
四起臣率鄧林奇汪碩畫等救滅此火彼火復燃迨至五  
鼓無處不火諸將不能存立遂各劈門而出左師環城外  
應竟爾羣呼合營矣江州數百年居積盡歸煨燼數萬衆  
赤子半化青燐痛哉痛哉雖世勳等之罪何莫非臣之罪  
臣當具冠服甘辦一死以謝地方寧南聞變飛遣鎮將張  
應元等擁臣入舟臣投水至再寧南力明其盡臣誼之心  
必欲臣同行調護兵將監軍李猶龍再四勸勉謂臣徒死

無益若得中途挽救尚可報稱萬一臣是其言與各鎮將  
矢心約發首嚴禁殺淫擄之禁寧南與鎮將莫不唯唯臣  
不得不忍死須臾冀圖一當以報朝廷無何寧南以久病  
之軀勦潯變之慘一時殞命鎮將統馭無主號令不一湖  
口已先事焚掠分防潯將李士元相附同行臣初未及知  
憤其爽約必求一死諸鎮將合詞對臣云此事在未令之  
先前哨兵丁無知妄爲并云安慶亦以內變比過皖上果  
見兵情更甚於潯撫臣張亮言之頗悉閏日抵池城守幸  
獲安堵各鎮原許臣駐池候旨不虞一二小將不率潛至  
銅陵一帶打糧誤與守兵格鬪各鎮聞報悻悻決意合營

前驅臣密點醒各鎮將曰寧南雖受先帝厚恩諸公總鎮  
崇階實出今上之賜復移書各鎮云諸公全師相從於此  
不肯寧南公高義但期約束部伍候明旨定奪纔與寧南  
公盡臣誼三字相合等語臣當書絕命詞於衣帶不從卽  
以死力爭之幸而各鎮悔悟隨據藩標總鎮金聲桓張應  
元徐國棟吳學禮惠登相李國英盧鼎徐勇左夢庚等回  
稟內稱職等仰體敝藩主倡盛義自當輸忠襄事以報嗣  
君項接臺諭候旨定奪茲暫屯扎祇遵惟命爲此稟復等  
情到臣又賴後部總兵惠登相適至與臣同心詳論初七  
早撤回馬步全營遂啣尾西上是夕聞朝使隨至臣分當

赴闕面陳始末歸命司敗但各兵安插未有定信潰散堪  
憂又不敢不尾押前途另疏請旨定奪外謹據實補牘密  
聞一字不敢欺飾一日在軍中一日尙費調劑伏乞皇上  
俯賜包容畱中秘察庶免外傳啟釁至臣身任封疆內變  
釀禍事雖意外罪無可逃并乞聖明從重處分以爲溺職  
者戒但得宗社無震驚之虞生靈釋塗炭之苦臣膏領不  
恨

重定四書大全第一疏

張自烈

臣某爲致治首明理學黜邪先正人心懇乞勅訂四書大  
全闡釋聖經光昭祖制事臣按四書大全荷成祖特命纂  
修功在萬世自坊本承譌彼纂此刪與原本頓異後學文  
辭失真義理浸晦悖孔孟而崇佛老棄忠孝而尙權姦甚  
乖纂修初意此世道人心之患非獨是書闕畧而已臣少  
遵祖父庭訓偕臣弟自熙自勲講貫是書見坊本脫誤心  
甚痛之因歎諸儒臣承命纂修召集學徒成書大述各章  
小註不可不加釐正又永樂後名儒論議宜擇別增入或  
詰臣曰先儒說具在何增定爲臣謂本朝洪武二十三年  
詔徵錢宰等正定書傳凡蔡氏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  
諸說足所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今臣增修大全蓋推  
本太祖足書傳之意雖微分軒輊不至離經叛聖同罪可

知尤幸四方博學洽文之士覽臣義例不以臣言爲非具呈南京國子監咨部鈐行崇正十四年江西學臣侯峒曾據兩直十三省公呈轉詳按臣徐養心請旨重訂學臣行文袁州取臣四書大全辯寫本到道驗實進御臣以前此未經具題寫本先出互相傳抄妄有去取與臣初藁相背卽臣寫本塗乙義例雖明倫次未定故未齎送學臣然又恐臣馬齒日長天下多故不自卒業坐視刪纂紛紛亂後世學術臣學不忠臣罪滋甚此臣所以終不能已於言也伏乞特詔有司許加較定假臣編摩數月與國家無少勞費在是書粗有發明書成繕寫呈進恭請皇上御製序文

賜名四書大全辯頒布學校庶學者知所取正義理日著經術徐興久安長治實基於此豈惟不負二祖建學興教至意天下曉然知皇上明理學正人心雖時方孔棘不廢講求播諸中外書諸史冊尤足爲萬世聖子神孫法臣雖寡昧竭管窺萬一使坊本不終淆亂亦可無罪於孔孟程朱矣他如臣所論定程朱遺書語類古今理學辨似錄史辯大學衍義辯歷代名臣奏議辯古詩文辯宦寺賢姦錄先冢臣余懋衡古方畧等書篇卷浩繁劄劂有待擬次第上進仰取聖裁至時政得失利弊諸大臣所不能言不及言者臣居常非無芻蕘然身伏草野就大全言大全不敢

越次而有條例也所擬重定四書大全序例一卷辨畧十卷與友人論大全書一卷謹隨本奉進以聞臣無任悚切待命之至

皇清

請定鄉試規制奏

袁芳松

掌江南道監察御史臣袁芳松謹奏為請定鄉試規制以昭畫一事本年正月內奉

上諭會試二場表文改用五言八韻唐律一首欽此嗣又奉上諭邊方北省聲律未諧驟押官韻恐不能合有司程式可諭主考及分校官今科各省分酌量節取不必繩以一

律至下科會試時則三年之功自宜研熟不妨嚴其去取欽此欽遵在案臣查歷朝取士詩賦原與帖括並行自有明始去詩賦經義外第兼試表判論策相沿日久類多勦襲陳言倖掇科第今蒙

皇上加意釐剔原欲遴拔真才以收實効在舉子恭逢盛典自當爭自磨鍊以副

聖天子揚風扞雅之至意但臣竊思鄉會試事同一例今功令會試以詩而鄉試無詩恐士子以未登賢書不免因循姑待即如從前歷科

朝考例應試詩而聲韻不盡熟嫻者蓋緣未曾講究於平

時是以不能責效於旦夕現在會試試詩之例已奉

諭旨於下科卽當嚴其去取若鄉試不兼試詩在已膺鄉薦  
尙知從此用工以圖進取而鄉試士子狃於積習依然  
視爲緩圖則下科新收舉子去會試僅止數月必仍有  
不能研熟者去取勢難一律臣愚以爲士子有志上進  
既經揣摩舉業自宜嫻習聲律况以從前講求表判之  
功專用之於詩律亦屬綽有餘力又期以三年儘可從  
容研究漸底精純仰懇

聖恩准以乾隆己卯科鄉試爲始其二場經文之外一體試  
以五言八韻唐律詩一首庶士子皆知潛心韻學以就  
有司程式既可儲養人才而於

皇上尊經右文之盛心亦協于克一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  
當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奏

劄子

宋

乞旌表袁臯劄子

鄭 詮

竊以金人侵暴所過州縣殺傷殆盡官兵望風畏避者比比皆是其有節義超卓盡忠報國者反被叛臣所害遂使忠義之迹未能得聞於天下壯夫義士扼腕傷感臣伏見建炎三年十一月金人渡江諸州皆望風投拜每州各差奉使取索輕賫物貨數內袁州差燕山歸明人張保義李保義到州於開元寺安下守候本州科率金銀鈿鎔起發十二月初間有敢勇人袁臯奮發忠義與同伴人梁超商

議我等爲大宋之民受國家水土之恩今來本州投拜金人迎引奉使在開元寺等候金銀起發其奉使人少易爲殺戮我與爾共成其事於是袁臯梁超立合同文字各收一本相約候夜持刀入寺斬殺金人奉使復收所科金銀散還民戶不期梁超賣合同文字赴州告首本州權通判云我州已降大金國了而袁臯輒敢謀反殺戮奉使遂差都監賈宏敢勇都頭袁章收捉袁臯赴市處斬萬民哀怨莫敢誰何卽時補告人梁超進武校尉支給絹五十疋錢五十貫其餘捕人等第支賜臣竊謂袁臯忠義之士也大亂已來未聞有此節義顯著返被叛臣將作謀反之人斬戮於市妻兒失所無力赴愬深可矜憫伏望天慈特降睿旨下袁州勾收袁臯身首官爲埋葬旌表門閭尋訪本家骨肉量行支賜激勸天下忠義之士盡心報國仍乞頒行天下應有似此忠義顯著之人並行褒贈使生死如歸劄付本司體訪虛實具狀申樞密院施行



揭帖

明

揭葉士彥帖

袁繼咸

欽命總督江楚應院等處勦寇事務兼理糧餉臣袁繼咸  
 為道臣避危巧銜微臣節制不靈懇乞聖斷處分并自請  
 罷斥以存憲體事職江人不應官江督兩受命不辭者緣  
 強寇壓境國步多艱不敢避私嫌悞公事也前月十八日  
 陛見星還抵鎮接有左帥挫歸武漢之報慮闖逆乘銳東  
 下料理防勦寢食不遑所冀與職同心共濟者道將諸臣  
 耳不意新任南九營副將胡以寧因職提兵北行誤募柯

兵守城百姓稍有後言道臣葉士彥素與以寧有隙從中挑激遍貼柯兵謀反帖子以寧憤激出城剪髮去官柯兵遂乘豐攜船幾成大變職適返署投計水師副將陳麟擒拿十名梟斬首惡向薰等示衆其事始定職以上流報急江防當甚思倣古橫流截渡之法行牌該道採買木牌打造鐵鍊此亦士彥分內之事乃士彥聞聲膽怯計圖巧脫六月初三日職集鄉紳府縣會議能仁寺士彥首言木牌難買職稍以職掌相繩卽怒形諸色厲聲求去職思與士彥同有封疆之責採買木牌打造鐵鍊所望於士彥者亦固守封疆之具非苦士彥以蹈湯赴火之危士彥遽爲此悻悻者不過見寇勢之重濶事之難借題規避爲全軀保妻子之謀耳職每恨年來國事決裂皆繇大吏倡逃不肯爲地方死守使人盡如士彥之智將京師上游鎖鑰難爲筦持九江必爲武昌之續金陵孤注不知置皇上何地如士彥者貪險多端未暇臚列卽此一念真人臣不忠之尤也職昨面奏皇上卽位之始雖以恩澤收人心加望以紀綱肅衆志大法若行宜自士彥始伏乞皇上敕下該部將葉士彥從重處分以爲人臣避危巧銜者戒至職江人官江督知有朝廷不知有公祖實垂敬共桑梓之誼合并賜罷斥以謝道臣統維聖斷施行爲此除具題外理合具揭

宜不舉元  
卷三  
須至揭帖者

議

明

保舉議

張自烈

臣某言明詔祖宗朝保舉成法可遵兩京文職三品以上於進士舉人貢監中各舉堪任知府者一人兩京文職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官在外撫按及司道知府於舉貢監吏士民中各舉堪任知州知縣者一人所舉務求真才實德允堪民牧卽將實跡開款送部類編進呈該部再加酌覈與見在應選陞官一體除授仍分立限期過限不舉者議處舉得其人舉主褒叙或犯贓罪及庸闕無能舉主

連坐臣愚以爲保舉之法累朝皆有成效陛下垂軫民牧率由舊章誠今日圖治急務科臣某妄言進士舉貢各能自愛監吏士民皆不堪任臣旣駁正請賜集議施行然臣反覆明詔有一二未盡善者臣敢悉慮而條陳之臣竊見進士舉人貢監中亦有僅堪任州縣而不堪任知府者監吏士民中亦有堪任知府而不止於堪任州縣者然則謂堪任知府專屬之進士科貢堪任州縣專屬之監吏士民臣不敢信也兩京文職三品以上亦有不知進士舉貢某某堪任知府而知監吏士民某某堪任州縣者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等官亦有不知舉貢監吏士民某某堪任州縣而知進士舉貢某某堪任知府者然則謂三品以上宜專舉堪任知府五品以上及撫按司道等官宜專舉堪任州縣臣又不敢信也夫取人必因其材不宜限以資格如必求堪任知府於進士科貢求堪任州縣於監吏士民則監吏士民雖有堪任知府者舉主以爲非詔旨所及而不肯舉進士舉貢雖有堪任州縣者舉主又以爲非詔旨所及而不敢舉兩不舉則兩誤古量才授官不如是也舉賢必隨所知不宜拘以事例如必文職三品以上專舉堪任知府五品以上及科道撫按專舉堪任州縣則科道撫按實知其堪任知府以不當舉堪任知府而棄之三品以上

實知其堪任州縣以其不當舉堪任州縣而棄之交棄則  
交失古各舉所知又不如是也况文職三品五品以上及  
翰林科道撫按司道知府豈必人人皆鮑叔皆祁奚乎豈  
無媚嫉闇陋如臧文仲之於展禽虞邱之於叔敖者乎昔  
魏徵勸太宗命三品以上京官舉郡縣守令非如今日盡  
撫按司道知府皆使之薦人也盡撫按司道知府皆使之  
薦人則是執道途不相誰何之人皆望其爲祁奚爲鮑叔  
果皆能野無遺賢乎藉令中外諸臣果皆祁奚鮑叔果皆  
知人其間或素負衡鑿取之夾袋而有餘先期而舉不爲  
驟或旁求俊父索之倉卒而不足過限不舉不爲玩如必

先立限期不舉議處則諸臣以惶遽避罪之心工且夕苟  
免之計必有妄舉以塞詔旨者雖舉不逾期而所舉實不  
可用名存實廢爲蠹滋大又况夾袋有餘者雖一官而可  
以舉數人倉卒不足者雖累年而不能舉一人如必各舉  
一人則雖有能舉數人者而僅使之舉一人而止猶騏驥  
能行千里繫之使僅行百里而止也其不能舉一人而必  
立限以責其舉猶盲者必使之視遠聾者必使之辨音徒  
窮苦之而已耳如是而欲盡致天下之賢才以速希治效  
臣知其必不可得也或曰不責以必舉不督其過限如諉  
卸何臣曰不然求王者必於崑岡求珠者必於荆溪今之

兩雍直省學較賢才之崑岡荆溪也兩雍之司成各省直之督學使日與四方士晉接講課士之能否長短皆得嘗試而甄拔之苟取才於此中督學使不徒以文藝歲科解部爲稱職兩司成不徒以釋奠內外課積分爲故例變通安定蘇湖學條科每歲擇士之賢且才者著之籍有事需才若取諸寄不能其官者連坐而又佐之以鄉舉里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慎簡閣臣以宏吐握精求銓曹以汰冗員由是人才次第升進豈必盡人而責以保舉先期而督以程限不舉而威以刑辟如今日之紛紛無益哉至於文職三品五品以上者自制科而外或以賞出身或以藝出身階秩雖同材品各異旣鮮知人之明難責薦賢之效尤宜嚴加擇別無令濫舉以滋徑竇者也臣所謂明詔一二未盡善者如此臣愚不識忌諱苟行臣之言得人圖治或微有裨助惟陛下裁擇謹議

皇清

兵議

王廷禔

按袁郡在承平時止有團練民兵三百一十八名分防郡縣以及插額慈化兩隘每名工食歲八兩六錢四分守令提調不敢恣橫迨崇正六年流賊四起知府田有年始詳設標兵百名把總一哨官二統領以防萍鄉之

插嶺關又編僧兵百名更番以防恣化喝斷山挑選衛軍之壯者給以雙糧使互相守城是猶無損於公家也崇正十年流寇犯袁州屬紳衿議設義兵宜春萍鄉各三百分萬各二百士民照糧助餉崇正十一年撫院解公發省營兵四百名使把總一員哨官四員統之屯萍鄉西城外十六年獻賊犯袁總鎮左良玉兵踵至造逐於是賊梳兵篋地方騷然矣十七年江督袁繼咸宜春人也遣標將射騰雲率兵千餘防袁餉則司餉也

大清定鼎袁土初入版圖長沙尙未向化所在伏莽竊發委將郭天才鎮袁兵丁廝役等共二萬餘名順治三年部推副將尙登第協守始有專官見設兵將每年約俸餉銀三萬二千八百兩有零此袁郡設官之原委也今外患內憂均難弛備然去歲鄰警仍求外援潯鎮兵來但聞擄掠蘇都司防禦萍鄉所部士兵盡逃止統親丁捍禦幾羅不測士兵之緩急不足恃卽此槩見故知將不在高銜而在勇怯兵不在多寡而在精練果能實心簡練不冒虛糧堪戰之兵雖數百可也多復何益倘謂兵少則戰守難兼顧不知守兵在城何嘗登陣警夜日晝遊行里巷或邀截柴米蔬菜或壓買雞豚砍伐樹木或離伍貿易串引叛僕且一隸兵籍卽逋抗錢糧甚有族

黨姻戚俱爲巡逋使長吏束手而莫可問又有部氓一  
委以千把之職卽乘馬黃蓋抗揖長吏至有操其長短  
者兵丁卽守令薪米攘奪不恕平民可知也此輩肆橫  
監司亦未遽行法則守令可知也戰守機宜府縣槩不  
與聞一有踈虞不免先受處分恐府縣亦不任受也今  
欲使兵民相安莫若使兵有制而畏法欲兵有制而畏  
法莫若使之稟令於府止設守備一員千總二把總四  
兵一千名以三百駐萍鄉一千總統之令分防插嶺慈  
化喝斷山等處二百駐萬載一把總統之防湖南瀏陽  
一百駐分宜亦一把總統之以備不虞四百駐府城擁

衛根本不時策應知府總其大綱各縣分其訓練兵不  
擾民民不苦兵一旦有急可恃以無恐矣至於守兵又  
有可議者彼妻子墳墓多散處各鄉猝然有事欲閉之  
城中使爲我捍禦必不得知理也計莫若慎選府兵而  
操練之夫營中守兵一年計食餉十二兩府兵每年僅  
八兩六錢四分猶之土著也一兵較減三兩三錢六分  
畱原額民兵卽減去守兵三百一十八名當減餉一千  
六百一十九兩零待人數旣足後漸裁營中守兵是袁  
州仍存一千六百戰守之兵而袁已去八百名之實也  
但此議所關甚大遇變而兵將奔潰責不及兵將無兵



而少有亡失則咎歸議裁之人此日後之慮也目前不  
密一露此言則禍且不測此且夕之慮也

論

唐

創守論

楊 夔

貞觀中文皇帝聽政之暇問房魏以創業守文之難易房  
對以創業魏對以守文蓋房以經綸之始備極勤劬所以  
見創業之難矣魏以昇平之後率多懈怠所以見守文之  
難也然創業之初雄豪未賓生民嗷嗷唯德是歸所以開  
基之主皆乘釁而起觀覆車之轍焉肯更修其軌哉當其  
雲雷未亨天地猶蒙龍虎交馳烟塵晝昏故得一士則前  
席以待問聞一言則傾耳而聳聽用人若不及從諫若轉

圖勇於得而疎於失冒履鋒鏑涉歷險危其取也既勞其得也亦勤誠爲創業之難也及乾坤霧霽山河有主四海之內罔不臣妾言而必從如影之附欲而必至如響之應愛之可以升九霄怒之可以擠九泉順意者駢肩逆耳者畏忌好惡之情不由其臧否賞罰之道匪關於功過下懼以來命衆怒而莫諫此所以爲守文之難也然則自漢而下有天下者孰不始則孜孜以親萬機將後乎治及時既平俗既康以泰自逸怠於庶務者多矣且創業之主既得之後猶墮夙志以壞大業而况既治之後卽以安之朝其能納讜言任正人屈己以順民抑心以從下者不亦鮮乎

魏文貞公守文之難豈初心盈中心昃也總而論之療饑者易爲食其創業乎醫疾者難爲藥其守文乎

明

先天下之憂而憂論

袁繼咸

大其憂所以廣志也先其大所以盡仁也君子之器宏也夫天下非外也以外視天下而惟其身圖無志者之爲也視其民其君如肥瘠之秦越焉則亦不仁矣器小可知也惟夫有志之士則不爲其身憂而憂以天下其勢則相遠也其事則不相爲謀也環堵之間慨然有寰宇一家之視而世人之凋弊殘瘁宛若有急於吾前而思有以仁之其

器量何宏也嗚呼此君子之大也可以觀識矣士當先天下之憂范希文之所以自誦也是故見君子之志焉是故見君子之仁焉是故見君子之器焉自夫發策決科之學興榮身肥家之念重世之有志之士存什一於千百矣乃有自小讀書遂以天下之事爲己任造物之付與不齊世運之否泰相踵上而吾君下而吾民事之可憂何限而皆以責之身可憂而未形者思以杜之可憂而已著者思以濟之天下之至可憂而人不以爲憂者則先憂之天下之憂未已則吾之憂亦未已直欲舉斯世斯民而輔諸三代之盛以遂吾之心若是卽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之心也故曰見君子之志焉形骸隔而爾汝分已私盛而忍心熾視其君之迷亂民之饑寒困苦此心畧不一動者何人也乃有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視顛連無告疲癯殘疾者真猶癢疴疾病之在我是卽文王視民如傷之心也故曰見君子之仁焉器之小者所思不出乎旦暮所處不踰乎尋丈雖以管仲之才盡心圖霸名陵罷會遂以驕溢量狹而器不宏也仲淹知大學之道體用不偏明德新民皆吾分內事舉天下之大而盡欲羅之以方寸之春盡此規模有幾人也故曰見君子之器焉志以定氣仁以立德器以體道氣以通體

德以濟物道以一事此仲淹之所以不能無憂而所憂者自不能終釋也故曰君子之大也可以觀識矣或曰无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詩戒務小而謀大舍近而圖遠者深矣仲淹幼學而有先天下之憂不幾於思出其位耶夫立志欲大行止欲高鵠不正不可以中的基不廣不可以爲山苟尙志之士止於身與其家則他日所就不藐乎其卑也而况天地萬物皆吾一體西銘所以稱父母於乾坤而以疲癯殘疾無告爲兄弟也君子豈可隔其形體而死其本心之仁哉王子墊問孟子孟子曰尙志仲淹之先憂後樂其亦居仁由義備大人之事者哉仲淹心地惻怛廣大高明岳陽大觀寫景文字亦不忘其心之所存其在江湖廊廟所以行其先憂之心卒以遂其後樂之願者炳炳如冊不可以一二數皆其先憂之志基之本傳載其讀書山中斷齋韭畫粥墨帳燃燈則不徒有其志而所以副其志者又有其功也學苟慕志之高而無其功則不爲杞人之憂如陳龍川率倡狂而無所用也幾希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然則志仲淹之志亦當學仲淹之學立心以忠厚不欺爲主本是也謹論

按此自天啟甲子鄉墨進呈錄錄出係應制體

言

唐

齊處士言

袁皓

齊祖受宋禪大宴卿士顧謂丞相曰予不肖幸有天下非百執事羽翼小子共拯宋人之溺也然予不敢易時而侮器使不十逾載致黃金與土同價朝臣稱賀內外誼懽快喜相聲日走天下齊封父聞而慶曰宋人生矣而告鄉處士處士聞而泣曰捨虎逢狼改時而亾吾爲宋人幸未死果塗炭於齊矣新主之言豈成聖人之道耶君王知黃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視土貴於黃金吾聞古者土地之封在

於民阜而國殷土有林木民時而取土有鹹鹵民時而煮  
 土有禾黍民時盈庾金玉在山桑麻在原聖人不禁無私  
 無官死者有土生者有田聖人樂而百姓同百姓憂而聖  
 人然絕句秦傳亂國之疾百姓之苦莫痊漢壞既廣百姓饒  
 矣土地之利百姓莫得而窺之金玉在山鹹鹵在田取塊  
 土者犯禁而死生無土而可以田沒無土而及乎泉生則  
 稅蠹而郡蠶邑尅而吏齧吾視宋人之萍久矣未見宋人  
 有寸土者君王苟欲致民於生地不若薄民之賦貽民之  
 利於百姓貴土於黃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敬而謝  
 曰吾將聞執政可乎處士曰否是欲急挈吾於禍矣惟父  
 勿施吾將往

受命於天說

黃 順

孔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  
 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嗚呼君人者得不鑒戒於是言  
 乎王者將順天行道而臣下自修德矣苟逆於天命而以  
 下臣所犯矣然忽湯文居其下則將因是逆以順於德哉  
 民心於字內爲其上善無危乎故爲君不易而作臣者知  
 難不易則德明知難則君命是故夏殷周秦漢魏晉齊梁  
 宋齊梁陳隋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齊梁陳隋唐虞夏商周

士有承系民時益與金玉在山桑木在平原人不於受命而  
無道者有土生者有田墾人樂而百姓同百姓受命而  
人然秦傳亂國之虎百姓之苦莫空受壞既而百姓  
次土地之利百姓莫得而道之金玉在山鐵油在河取塊  
土者把禁而死生無上而可以田屋無七而及乎受命則  
抗義而都意也冠而史醫吾祝宋人之萍久矣未見宋人  
有寸土者君王尚欲使民於生也者專民之賦而民之  
刑於百姓貴土於黃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敬而謝  
於賦吾祿卦

說

唐

受命於天說

黃 頌

孔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  
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嗚呼君人者得不鑒戒於是言  
乎王者將順天行道而臣下自修德矣苟逆於天命而臣  
下隨所化矣然忽湯文居其下則將因是逆以原於德搖  
民心於宇內爲其上者無危乎故爲君不易而作臣者知  
難不易則德明知難則畏命是故夏殷周秦漢魏晉宋齊  
梁陳隋末之爲理內逆於心外亂於身豈不以受天命者

耶故夫十二朝之亾也十二朝之作矣雖小民女童必知其過矣何者爲君以爲賢爲臣以爲然常不觀於前無慮於後大渙一時之榮而已矣歷以度之咸失於此嗚呼君人者得弗鑒戒於是言乎

原晉亂說

楊夔

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永嘉之後囂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爲高達卞壺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僞致此隙敗猶欲崇慕虛誕汚蠹時風奏請鞫之以正頽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塞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翼虛駕僞崇扇佻薄躡諸敗踪踵其覆轍以此創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船而泛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使從卞壺之奏黜屏浮僞登進豪賢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俊繼亂余以爲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植蘭說

楊夔

或植蘭莖鄙不遘茂乃法圃師汲穢以漑而蘭淨莖潔非類乎衆莽苗旣驟悴根亦旋腐噫貞哉蘭莖歟遲發舒守其元和雖瘠而茂也假雜壤亂其天真雖沃而斃也守貞介而擇祿者其蘭莖乎樂淫亂而偷位者其雜莽乎受莽



之僞爵者孰若龔勝之不仕耶食述之僭祿者孰若管寧之不位耶嗚呼業圃者以穢爲主而後見龔管之正

蓄狸說

楊夔

敬亭叟家毒於鼠暴穿墉穴墉室無全宇咋嚙筐篚裕無完物及賂於捕野者俛求狸之子必銳於家畜數日而獲諸汴歡逾得駿飾茵以棲之給鱗以茹之撫育之厚如字諸子其攫生搏飛舉無不捷鼠懼而殄影暴腥露羶縱橫莫犯矣然其野心常思逸於外罔以子育爲懷一旦怠其繼逾垣越宇倏不知其所逝叟惋且惜涉旬不弭宏農子聞之曰野性匪馴育而靡恩非惟狸然人亦有旃梁武干侯景寵非不深矣劉琨於足禪情非不至矣旣負其誠復返厥噬嗚呼非所蓄而蓄孰有不叛哉

宋

排崇寧姦黨說

鄭詮

自元祐以來立朝者不無朋黨之私然公議尙存朝廷紀綱尙振至崇寧初蔡京用事一切變亂顯立姦黨碑士大夫憤惋飲氣然諫官御史猶能爭是非長星之變言者切至京遂貶斥然百端詭譎終能勝善人君子而去之張丞相不旋踵爲姦計所中罷去正士結舌無敢誰何而京得意矣自是諫官御史皆京私人內結閣寺合而爲一而天子耳目蔽矣雖以三舍取士而士不通古今策問雖財用

生考原元 卷三  
不能問所對惟溢美頌德之言學者迫於進取無忠義敢  
言之氣矣三十年間委靡不振志節喪盡故金人長驅如  
蹈無人之境仗節死義之士不肯阿附於黨輩者惟一李  
若冰耳嗚呼何其人材之乏耶上卽位累年求一相以濟  
中興而不可得則京之敗壞人材與唐之朋黨又甚矣可  
不哀哉故作排姦黨說

辨

唐

公獄辨

楊夔

搢紳先生牧於東郡繩屬吏有公於獄者某適次於座承  
問諮其所以爲公之道先生曰吾每窺辭牒意其曲直指  
而付之彼能立具牘無不了吾意亦可謂盡其公矣某居  
席之末不敢以非是爲決因退而辯其公且傳曰君所謂  
否臣獻其可君所謂可臣獻其否是謂彌縫其不至也及  
君可亦可君否亦否故平仲罪邱據踵君之意叔向譏樂  
王鮒從君者也所以智詢於愚以其或有得也尺先其寸

或有長也皆庸其涓滴將助其廣大也况末世纖狡內外  
荏剛烏有不盡其辭而能必究其情乎使居上者得其情  
屬踵而詰之可謂合於理未足言公也忽居上者異於見  
遠於理亦隨而鞠之取叶於意所謂明於不法烏可爲公  
哉且不師古之言非不可爲也爲之不能遠不由禮之事  
非不可行也行之不能久故君子盡心法古動必本禮將  
遠而不泥從而亂也若乃告諸獄任意以爲明其屬狗  
已以爲公是使懷倖者有窺進之路挾邪者有自容之門  
矣矧藜棘之內辛苦備至何須而不克而况承執政指其  
所欲哉嗚呼欲人之隨意者吾見亂其曲直矣樂人之附  
已者吾見汨其善惡矣而猶伐其治譽其公無乃瞽者術  
別諸五色乎

紀梁公對

楊

天后幽中宗之後有不下關關移六合之志故給教業唐

之奇等於揚州起兵以興復唐室錫爵不旋踵而敗逆

州刺史開羅織之門以爲唐書第一日伏梁公獨對

曰吾自用後世思正承朝日知所儀否梁公曰朝廷小

不遠天命自有異議餘陛下以木有一寶之靈將能

祭之乎獨有一點之祥將令臣而等之乎



然



狀

唐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狀

韓愈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

作奴婢驅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到州界內得七百三

十一人並是良人男女准律例計傭折直一時放免原其

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

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

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

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

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勅旨謹奏

進海潮賦狀

盧肇

朝散大夫持節欽州諸軍事守欽州刺史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盧肇謹進上海潮賦一首右臣伏聞神農立極先定乾坤軒后統天始宏歷象蓋以大聖有作而大法乃明必自臣子之所爲克成君父之至德只如陳韶奏夏允諧聖帝之音而伐鼓鏗鐘元在工人之手業雖成於微賤事乃表於皇王臣今所陳竊用此道伏惟睿文明聖孝德皇帝陛下德邁伊媯道包覆載垂衣而九有無外執契而萬國

來庭日月貞明天地交泰珍圖瑞物允膺得一之符伯益臯繇共作千年之聖臣極陋賤亦忝方州而微臣始自知書志在稽古或觀天地之道得於經史之間旣察置圭亦聞測管究黃鐘於玉律窺碧落於璿樞伏念司馬遷則書載天官張平子則儀鈞地動臣仰遵前哲輒撰圓虛偶識海潮深符緯象理皆據實事盡揣摩旣當鳳紀之朝願陳蠡測之見臣肇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又聞天垂象而六合成道生一而三才具皆由日月運乎陰陽是謂神明分乎晝夜伏知此道盡在陛下睿監之中故不俟微臣因此別自然自古以來莫不以地厚難測日旣入而人不見其

行海大無涯潮潛生而人不知其候上古聖人則之於八卦學者演之成六家多有講論未明根本不圖天垂大法假乎微臣獲在聖明彰此愚見臣門地衰薄生長江湖志在爲懦弱不好弄研求近代寒苦莫甚於斯臣伏念爲業之初家空四壁夜無脂燭則熱薪蘇曉恨冥頑亦嘗懸刺在名場則最爲孤立於多士則時負獨知累竊皇恩遽變白屋臣於會昌三年應進士舉故山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起擢臣爲進士狀頭筮仕之初故鄂岳節度使盧商自中書出鎮辟臣爲從事自後故江陵節度使贈大尉裴休故太原節度使贈左僕射盧簡求皆將相重臣知臣苦心謂臣子立全無親黨不自吹嘘悉賞微才奏署門吏臣前年二月蒙恩自潼關防禦判官除祕書省著作郎其年八月又蒙恩除倉部員外郎克集賢院直學士去年五月又蒙恩除歙州刺史臣謹行陛下法令常懼僣違理郡周星未有政績潛被百姓詣闕以臣粗事緝理求欲留臣奉七月二十二日勅又蒙聖恩賜臣金紫臣素無強近之援不異草澤之人忽荷寵光及此叨忝臣不以生平志業上奏於宸慈實懼犬馬之微忽先於溝壑則臣積年無所闡揚非惟自負片心實亦上辜聖代是敢竊以所撰前件海潮賦并圖進上臣爲此賦以二十餘年前後詳參

寶符象數願以潢汙之水輒赴溟渤之流而雕蟲小技刻  
鵠難肖塵冒天聽罪當鼎鑊今差軍事押衙盧師自隨狀  
奉進上黷宸嚴敢期睿覽臣肇無任惶懼戰越屏營之至  
謹錄奏以聞伏俟誅責

傳

皇清

廷尉袁筠齋先生傳

熊爲霖

先生既沒之三年其孤錫志於余爲壻捧狀來江城請  
傳公遺行以媵戚故何敢辭謹按狀先生姓袁氏諱芳  
松字友鶴世爲宜春人郡以漢之袁隱君得名古世家  
也代敦行力學公之曾祖大父及考竝以公貴晉贈資  
政大夫大理寺卿加二級三世妣俱晉贈夫人公爲長  
嗣童時以夙慧稱壯而力學於經史子籍無不析縷洞  
穴爲文纏纏千餘言如歐陽文忠所謂長江大河者年



十七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一魁于己酉鄉試丁巳

恩科考取內閣中書舍人襄事軍機軍機爲樞密要地非力與學識而能任重者不當其選憶霖之得與公識荆也自壬戌應禮部試相見於棘闈號舍中望如黃叔度汪洋千頃波澄不清而揚不濁心儀久之越歲丙寅晉侍讀明年

王師進勦金川羽書旁午公襪被入直午夜事筆札毋或假休沐大學士西林鄂公桐城張公并相倚重公楷法精妙上媿魯公人以牋素求者戶外履滿悉如其意還之退食餘暇手一編如諸生時丁卯大翁文亭先生舉於

鄉試春官留養都門和色婉容忻如也既而卒於邸寓旦夕孺子泣扶觀歸日走山川營窀穸髮盡白服闋補原官以秩滿推陞刑部安徽司正印視事才七日平反有聲先是在內閣侍讀時以御史記名隨擢江南道監察御史己卯遷刑科給事中奉

命巡視北城丙戌轉戶科掌印給事中再巡視西城其綜核訟獄清且勤倡率巡徼諸司弗絀弗縱一如其初戊子己丑

疊命巡視天津及通州漕務於運丁寬嚴適中人盡感激尋遷鴻臚少卿轉通政司參議庚寅擢鴻臚卿可謂屢承

大寵矣壬辰丁太夫人內艱匍匐歸里其哀痛如前喪服既  
吉不敢媮逸林下揭長公凝世遄征供職補原官蒙  
名見內殿垂詢年歲里居及家世

天語溫霽益銘泐思所以圖報于

高厚萬一者未幾授通政副使稽查左翼覺羅宗學諄諄如  
塾師諸生亦以業師敬愛之己亥晉太理寺卿公凜然  
曰張釋之有言廷尉者國之平也余以一介書生受

九重拔擢進三法司于曼倩吾師也惟有矢兢矢報自殫臣  
心而已每九卿集議一秉虛公卽有所白亦從容出之  
不敢以才智先於人人亦服其量先生歷仕宦五十年

無所蓄曰吾託蔭先人敝廬僅足饘粥可耳誠兒輩曰  
吾家世儒業不能以典冊鴻文報

國而汝曹得補館校餼上庠以例授微秩一飲一啄

朝廷予賜敢不敬哉余生平無他善狀但不忍爲城府爲  
谿壑所性固然亦由勉學慎毋習浮囂爲薄福事以愧  
爾祖及諸季父玷家聲也公素豐下重頤玉立如山能  
澹滋味聲色歷卿階如布素家居則日進童孫膝下授  
課女孫亦如之以識字多寡給果餌歡笑爲樂乃以微  
疾不起大漸時戒眷屬毋恫命興朝服拖紳伏枕稽首  
九叩謝

聖恩語諸兒曰吾奉職無狀地下懷慚死而有知當爲啣結爾曹勉之言訖遂瞑嗚呼先生真長者真純臣真誦讀通儒矣爲次其軼事庶可備蘭臺采輯云論曰士君子矻矻窮年艱於所遇先生以早歲雋科名晉階二品而歉然如風雨廬中過人遠矣方公英發才盛時人以爲大魁可舒臂掇也乃有以譚星來謁者約四語曰一榜出身三子成名官晉二品財可千金初則妄聽之耳而今竟驗豈亦冥冥中果有氣數之說邪因傳懿行并以告知命者

節母呂孺人傳

賴澤霖

孺人姓呂氏原任袁臨協標分府仕英公次女性聰穎自幼習詩書學韻語長嫺女誡鍼帶餘閒卽事吟咏親串目之爲女書生年十六歸克振公時公體孱多病孺人事之婉曲承順閱七載克振公病益篤孺人侍湯藥衣不解帶永訣後痛創不欲生觸礎暈絕移時始甦姑泣慰之曰蹇殘老命無依不足惜顧此藐孤將誰恃乎毋就死爲保延一脈孺人聞言強起竭力殯葬諸務毅然以侍養撫孤自任姑年衰頹孤子志芳甫週齡乃飲冰茹蘗以鍼指度活兒稍長便令向學課責絜嚴眷戚中有憐而賜以米粟者忍饑省積以備兒讀書資尤亟

亟謀甘旨爲堂上老人歡一日姑病劇孺人倉皇失措  
夜禱北斗剗股肉和藥以進姑服之頓愈姑弗知也後  
創發詰之始知姑爲流涕者屢日不數年姑謝世孺人  
哭踊盡節一切附身附棺稱才如禮繼爲子完娶逾年  
舉一孫卽上舍生余友半巖也鄉黨爲之色喜謂節孝  
之門必昌厥後無何子志芳年亦不永孺人椎胸長號  
曰我半生心血已竭又慘遭此厄天乎天乎使我至斯  
極乎施氏長房三世只此呱呱吾何以謝姑責因與寡  
媳共撫弱孫冀其成立半巖旣長奇傑魁梧讀書好結  
交名士惜未冠而呂遽棄養享年七十有六歷遭遭者

五十四年乾隆五十七年邑紳耆爲孺人請

旌建坊享祀節孝祠一時文士樂爲詩詞以表章之予嘗進  
以里句半巖又以作傳請因按其行畧而質述之非敢  
有虛譽也

袁烈婦夏氏傳

袁起宇

烈婦夏氏分宜舊家子年十九歸余族孫坤七夫少癡  
騃烈婦事之無忤色人以是知烈婦賢事後姑最謹處  
妯娌未聞詬諍生子旋歿乾隆戊申歲坤七病死未殮  
婦撞頭散髮欲與俱人止之曰爾無子死且無益擇夫  
弟之子撫育承祧則不死之爲愈也婦曰倘叔輩憐吾

宜春縣志 卷三  
夫無子以子繼之吾不死固有後於夫吾死亦有後於夫矣吾何獨生爲夜卽登樓縊斷索墜聞聲解救始甦翼日伺家人早餐持鎌登樓刎頸而僵及覺血汚滿身觀者無不鉢目劇心時年三十有四家人憐其死與坤七合葬於祖墳七星臺遂同穴義因繼胞姪佳楫爲嗣余謹誌之以俟觀風者採擇云

記

唐

修夫子廟記

蕭定

於戲太樸旣往淳風不扇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而大賚於生人不然則禮樂墜於地憲章施而不張忠信薄於家人其披髮左袵矣周德旣衰諸侯擅命時非上古其能以天下讓於聖人道在先天其能違天命要於富貴故夫子屈身以行道而道濟天下邁德以立訓而訓被邦家使夫子爲有土之君南面而治則大道洽於羣動而况於人乎大化及於蠻貊而况於華夏乎是以夫子之教修身以及家

自家以刑國而治道備矣是以治萬人如治其身治天下猶治其家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粲然明白若日月之照臨光於下土是故用其大者其治大用其小者其治小不用而能治者未之有也其三代之王皆聖君也而猶社稷與世數存沒祀典將子孫廢興則其餘皆可得而知歟夫子官爲司寇道冠百王歷萬古而彌尊與四時而並運生徒滿天下祠宇克郡國與生人終始同天地盈虛非天下之至聖孰能與於此乎稽夫兩楹坐奠惟夫子疇昔之夜夢之尊爲人君惟開元御歷之辰應之則開元叶明王之符夫子播君人之化美矣大歷元祀定自尙書左司郎中兼此州刺史祇膺兵禮式展誠欽入夫子之庭庶美盛德之形容高堂剝落榱桷全朽靈像遺容門人虛位乃謀及寮吏撰日增修府寮從胄子從龜從筮從是之曰大同敢徵良工祇敬歲事改造聖像兼畫賢容江鄉土卑垣墉多隙以板易竹以粉代圻廊廡庭除四顧交葺籩豆簋簋罔不具陳入其室若聞講誦之音升其堂如聆金石之響冀能者賡之述而不作識之可已時大歷二年

吳相客記

袁皓

孫室季壞其相更相語曰不日不月吾其晉臣乎有客前而語曰相君不聞物之化者耶蛇化爲龍龍之孫見蛇而笑之謂吾祖之世龍焉殊不知蟒之腥尙存乎大澤之畔

家化爲國國之孫見家必笑之謂吾祖之世國焉殊不知耕稼之具未朽於歷山之下蓋由知龍而不知蛇知國而不知家噫堯舜聖人也丹均而不能嗣而况吳以干戈而得耶相君喻而泣

城隍廟記

劉 驥

有天下有祠祀有郡邑有城隍雖徧天下尙其神而未有  
的標名氏者多因土地以祀惟袁古之城按漢書高帝六  
年春大將軍灌嬰所築先未有郡是古宜春縣城隋開皇  
十一年置宜春郡大業三年改爲袁州因山名也移縣於  
州東五里古今得以灌將軍稱祀焉夫固護城池福及生  
人俾其甲馬安而士卒和司局寧而官僚泰千里之內樵

童牧豎農夫織婦識君臣少長之禮名儒秀士時時聞出  
災沴不作人不夭殤此乃郡政所致而由神之冥化也大  
中十二年潭廣宣洪土馬紛擾人不聊生是歲州之小卒  
蟻聚欲興剽劫而機洩有密告之者伏法袁人解脫虎口  
之難斯莫不由神之陰惠也大中十四年太守魯郡顏公  
遐福理斯郡公文章獨步致身高科自辭天闕恭播皇猷  
洎今未逾二載百穀豐萬彙蘇而疆土無事今則郡城不  
變風化斯新公因謁神退日神之所止不宜湫隘可以高  
張棟宇後拜奠虛其禮樂之位禱報嚴其樽俎之所公之  
祇敬神心如將軍在焉乃指縱於都押衙李汾等目其地

勢採其形勝從舊廟東三十步之外以咸通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構斯堂宇環廊廚院廳廡舊碑闕巨雄虹之長梁結棼椽以相接丹楹森布彩櫺疊施繩墨之工雅合其度公理俗政靜商賈原其利願投金帛以新之軍吏安其職咸請同力以成之未周星而斧斤巧塤彩績告畢蓋公之指委監蒞得人矣驥奉命輒敢撰列其功紀其建立年月而敢獻神言惟神聰明正直我公致力於神神宜饗公之德有唐二百四十五祀壬午夏六月三日記

震山巖記

盧肇

宜春郡東五里有山望之正若冠冕同麓而異峯在東方如畫震卦郡人名之曰呼岡意者謂其若長幼相呼同在一處其義不顯予無取焉其西北有石室臨游溪之溪邑人彭先生嘗釣巖下先生諱構雲善黃老言寶應中詔以三帛召先生不至時太守命其鄉曰徵君鄉巖曰徵君釣臺咸通七年予罷新安守以俸錢易負郭二頃在震山之西又得楓樹之林於溪南日與郡守高公遊其下公名厚衣纓之茂士也為政嚴簡民悉安之予以震山易呼岡之名白公公喜命刊其事於巖下予既得西林而羅鳥置兔挾彈走馬於其間亦請命其林曰盧氏弋林以對其東彭氏釣渚也因謂高公使郡人無得樵漁於是林之檀欒杉



檜不日豐茂以冠於郡高公因戒吏以丹書貽盧氏使西  
疇之人世世掌之郡民相率言曰二刺史俱好事者吾儕  
幸遇目焉遂以刊之是歲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南唐

郡廳壁記

劉仁贍

南唐保太二年春二月廉使彭城公新建大廳者所以延  
賓旅服不庭也載筆之士得以總敘興復叛亂始龍蛇之  
起陸旋戎馬以爲墟羣雄角立諸化風行列郡之俗猶尙  
草創爰屬大統土德中興漢戀劉宗寶祚重尊於光武夏  
思禹力鴻圖復霸於少康我烈祖光文肅孝武高皇帝反

正宗祧光宅寰宇雲龍自契風虎相符乃命我公解印黃  
崗擁旌袁水公半千應運七葉襲勲鄭武公則父子匡周  
乃賦緇衣之什賈太守則兄弟理洛爰刊棠棣之詩方枝  
幹以猶疎比源流而未濬夏日冬日莫之與並一酪一酥  
俱弗如也初客省司徒清河公監臨是郡乃究尋往制奏  
復舊基名良工而方切運斤奉急徵而遽廻丹闕公纔臨  
理所歷覽區中公署而頗極歎衰巷陌而仍多燥濕翌日  
與通判員外中山郎公議葺斯事矧輿情攸願帝命曰僉  
乃蠲帑廩以市榷楠剡陶冶以備甕甃物無苛費人不告  
勞日居月諸厥工克就所建立郡齋使宅堂宇軒廊東序

西廳州司使院講武廳毬場上供庫甲仗庫鼓角樓宜春館衙堂職掌三院諸司總六百餘間仍添築羅城開闢濠塹所役將士皆均其勞逸賑其饑寒氣等指拇言如挾纊同孫仲謀之砌壘咸矜鐵甕之堅異皇國父之築臺取謗澤門之督終乃圖施丹雘表進斯庭飛章陳戮力之功丹鳳降紫泥之詔褒崇迥異賞賜有差先是茲郡鬻竹木紫炭者有彫門之稅公乃復南頓之免於是豐財足用士庶易其居第二載之內闔閭櫛比公儉於身而富於人孝理家而忠奉國心惟惻隱德契清寧昔漢宣帝有言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卽我唐得斯人也暨先皇晏駕聖上御圖慶賜遂行無有不當勅升袁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賜貞威將軍食邑三百戶褒政績也邸之大廳舊有壁記以紀方伯除任授代自干戈倣擾歲月微失其本末唯存姓氏乃命筆吏叙而補焉故使刊勒復紀於壁某年五月一日記

仰山廟記

朱恂

仰山之神姓蕭不知何許人也仲曰大分季曰七郎漢文之世立仲廟于山阿立季像于別殿昔有徐璠自蕪城歸宜春繫舟彭蠡忽有人附載自稱蕭氏居仰山之陰石橋之右逮及茲鄉約來石橋告別去璠應期至神詢所欲祈

以無產思十畝之田給家俄而驟水漂蕩陵谷成田五頃他日再往潛覘其形見二龍方悟其非人卽仰山神也厥後屢著靈驗里民尸祝胥嚮威神愈彰唐廣德末神感夢于太守閻公瑜曰我龍之伯仲也姓蕭氏祠在仰山旣險且阻將徙近爾郊詰旦視之則盡拔殿宇置山下去舊祠僅一舍卽今廟也朝廷以廣惠公贈太保次日昭靈侯贈司徒噫巨靈之擘太華也萬古以爲異而神之拔棟宇涌邱壑豈非異乎袁之農夫實有所賴保太七年刺史邊公鎬以廟貌弗嚴榱蕘漸損遂興心匠重構方架重門旋解在明年刺史張公承傑下車歲微旱爰請軍事判官駱延

卿虔祝二神願續締建果獲元貺歲稱有年因率屬邑僦工修之未終其謀而去十年六月李公徵古自銓曹郎而牧斯郡求瘼之始親造其祠命畢厥工用成前美廣檻長廊丹楹刻楠規模宏麗爰飾其像迎於二殿士民鳧集盡其瞻敬非二神不能垂其祐非賢侯不能崇其祠因紀其事用刻貞珉保太十年龍集壬子冬十二月五日

先聖廟記

徐 鏞

昔夫子稟天地之靈膺斯文之數體山嶽之成形合堯舜之宏度跨三五以傑出邈千載而高步然而日月有薄蝕之運生民有淪胥之期老聃已游蹈流沙而不返文王旣

沒顧天下而誰宗是以則天以化民屈己以濟物使夫子志在於爲君也則當假道百里因基一成受祿以有民逆取而順守然後革命創物錫土苴茅布子姓於九州頒正朔於四裔因王法以行禮假號令以濟人然而不屑意以爲堯湯既遠武有慚德樂則有司失其傳禮則孟孫病其儀風俗崩弛皇綱解散是以周流天下皇皇列國一車二豎訪蓑宏而觀周廟四科十哲昭日月而播微言假陪臣以尊周公修春秋而正王室匡輔元精陶冶情性因國風而正樂順人情而定禮萬物既治我無位焉至夫載贄諸境濡足當時止璠璫而救季孫斬侏儒而存魯國故令君

臣懸解井樹不刊而地靡立錐權輕飛羽喻醯雞於道室譬喪狗於東門野餽弗糝門徒菜色坐席不暖炊突不黔其利物也甚豐其爲已也至約所以夫子欲見於衛妃諸生發憤於陳涉有由然矣漢高甚武心涵帝度爲舊君而祖哭望魯國而輟攻受天明命將半周室其遺言餘緒也則自闕里而徧寰區出壁中而寶東序蓋帝王之崛起大數之中興焉聖歷中否孽雄大馳衣冠禮樂不絕如線聖皇紹作文思累洽掃大學之煨燼編羽陵之蠹簡濟濟焉煌煌焉民德歸厚矣猶慮隈隅未潤蓬艾未光慎彼觀風敬茲有土保太壬子歲以樞密院副使兼尙書吏部郎中

宜和縣志 卷三  
李君徵古有幃幄之效克定之謀俾守於袁下車視事解  
甲息兵巡省農功周行廬室以爲導化有本振葉由枝而  
孔廟頽替誦堂風雨顧禮器而赧慙振儒衣而淒泣於是  
攷圖謀徵碑版蓋天寶中太守房公瑄始立廟於州城北  
門之外五十步乾元中太守鄭公審始移之會昌中又遷  
於州東大中中復於房公之卜不常厥所於今四遷乃永  
尊陔次大興力役回廊月照接廡雲征洞門靜深重簷掩  
靄徵兩楹而正坐儼四科而列侍如嘗不寢似欲無言植  
以美材絳以藻泳靈衣兮披披華蕊兮襄襄黍稷令芳邈  
豆普淖解危冠於季路見繪事於卜商足以目擊而道存

不言而心喻矣昔魯公壞宅於舊國廬陵代木於孔門金  
石爲鳴父老歎息然則夫子之道得其人而後行文翁之  
風感於心而自化是以袁江之上袁山之阿朝爲空同夕  
成洙泗用此道也若夫敷孔業而無祠宇是猶棄筌蹄而  
待兔叩寂寞而求音盛趨翔而無至心是猶衣狻狙爲周  
公假詩禮而發塚也是以李君炳筠州之靈錫鍾陵之秀  
行出鄉里名聞京師題橋以啟途懷綬而返國昔之去國  
而衣錦者蘇秦無守土之實終軍無表里之名君之兼總  
其稽古之謂故分符之際勅改君筠州萬載縣所居高侯  
鄉高城里曰懷舊鄉孕秀里君又以私財百萬代其鄉輸

宜春縣志 卷三  
稅增閭里之氣爲儒者之華功成不居無待刊紀而庠序之作所以聳善懲惡記托予敘述吾師也故爲之記至其遏寇虐浚溝湟則有底績之司書勲之府焉唐保太癸丑歲正月二十日廟成之日也

宋

新修郡小廳記

楊侃

郡之有小廳所以便於臨事也長吏大其庭峻其階深居以自重使下民望之堂上千里雖訴冤而來必抱恨而出矣其或公門大開民見無阻庭宇之制不壯等威階無尺高坐與軒近上下之言接左右之壅開臨問其是非就辨

其情僞則何細而不察何隱而不知乎袁之於江南中郡也地接湖湘俗雜吳楚壤沃而利厚人繁而訟多自皇宋削吏權而責治術天下之郡吉稱難治而袁實次之何者編戶之內學訟成風鄉校之中校律爲業故其巧僞彌甚錐刀必爭引條指例而自陳許私發隱以相報至有訟一起而百夫繫獄辭兩疑而連歲不決皆謂弊在民知法也抑法者民之銜勒嘗聞上執之可以御下下持之可以犯上也是故子產鑄之於鼎鄭國不聞不治商君令之於市秦人不聞不畏且民者冥也以其冥然無知所以難治也今袁之民旣皆知法是治也非難治也其由在上者自紊

其法故民得以紛紜於下也嗚呼政不廉法不平雖非良  
民口不可塞也既廉且平袁民其如予何侃臨郡邑十有  
八年矣去年秋自筠移治是郡察弊問俗不俟下車亦未  
嘗敢變十八年之所行也既而獄訟清郡事簡比前所治  
不見其異則知有不治吏無難治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安有袁乎吉乎易治郡乎郡庭之西有複廳焉巨梁中折  
別柱四扶漏若疎網簷溜斷飛燕來不巢人過恐壓郡更  
數守空而不居今歲田農之家百穀大稔營壘之士復多  
休息乃命凡民有州縣之役於版圖者均出其財以助興  
葺命工庀徒咸出卒伍無勞民也營繕既畢規模咸新不  
志以文來者何觀時歲在敦牂月次應鍾日記

疏泉亭記

袁延度

亭之建由官渠復治作焉考唐元和刺史李將順以民嘗  
苦火公指源引水灌城而入周遶民居不獨爲火備亦以  
灌溉濯滌民獲利焉公罷去繼者不能循其績渠于是堙  
後二百年王公懿典是郡復以州人頻爲火困王公察治  
舊渠以爲備然經制靡固王公適去渠隨塞又二十年延  
度自同得罪倅是郡至郡時居民新爲火焚蕩然如野處  
噫民何知居上者不與之爲備耶由是訪耆老詢故迹深  
決而浚引溢城西池循環宛轉無所不周潺潺泠泠聞之

使人有山林興接郡之左因濬爲池池中築洲洲植以竹其下種蓮復爲是亭意蓋欲其登則思李之經始王之嗣興而延度復大其迹將以防民患建民利無使如李公後二百年間無若李公之用心者乃命之爲疏泉賦詩一章刻于壁天禧三年九月五日記

郡廳壁題名記

韓綜

按輿地志宜春郡在禹別揚州之域春秋屬吳楚之國秦爲九江郡亦曰南楚漢初啟國大封子弟波漢之陽巨九疑爲長沙孝武以疆土過制制詔御史諸侯王欲分子弟邑者各條上定其號名自是長沙王發得侯其子成於宜

春原建國之舊折於長沙厥後侯削入於郡縣訖漢領其地於豫章吳始立安成郡晉改宜陽隋開皇中肇置袁州歷唐不革斥備遠服用人亦輕五代俶擾僞邦竊據開寶中王師平秣陵負固之地圖版歸於有司逮今歷七十載民安厥業休我樂土尸是任者頗習唐故予以坐累得補茲郡暇日闕公寢北壁隋唐刺史題名暨僞命守土者姓氏蓋武帥擅兵崇大位者俛表奏史據舊纂爲此記起開皇十一年刺史袁伯通而下刻石者凡百有七人及觀修夫子廟記乃刺史蕭定大歷三年所作視壁間漏缺名氏惜其刊去舊記謬畧析亂莫可攷正而又開寶以來領是



郡者輒識名於僞命者之次豈春秋記事尊王之法乎今  
記自朝廷置守之臣繇殿中丞王澣而下得三十有二人  
表其位氏題於樂石揭寘東序將以監居任者政治而韋  
絃之且以附於史官地理志皇祐元年八月二十五日記

慶豐堂記

祖無擇

予去年春正月自廣南東路徙荆湖北路皆爲提點刑獄  
秋七月按部道次鼎州奉詔改廣南東路轉運使時廣源  
州蠻入寇陷嶺外數州朝廷趨行乘遽日馳二百里浹辰  
達所治遠方久無事戎備旣寡糧餉不給賊氣方銳我師  
屢敗予不量力亦提羸兵追躡其後遂出境外未幾以罪

移典此州其始至也見城郭井邑在迤邐衆山之間如圖  
畫屏障使人俗慮都去郡僻務簡居多暇日小寢西有地  
一畝餘荒穢無人迹命糞除之爲堂以休焉公退則擁書  
隱几而坐考聖賢之事業以自廣間或速賓友以琴樽相  
歡因謂坐客曰昔也委妻子而去履山川之險見危致命  
可謂勞矣今也曹無事秩有祿飽食終日不亦泰乎人雖  
以爲貶予不以爲貶也顧無以報陛下之德爲憂矣是秋  
禾大熟百姓足食上下莫不悅懌乃名其堂曰慶豐且持  
其說私自賀焉皇祐五年十月二十日記

韓文公廟記

祖無擇

元和十五年昌黎韓文公嘗爲袁州刺史後一百二十四年無擇實蒞此州築宮而祀之公諱愈字退之幼孤鞠於兄嫂氏嫂卒服菴喪進士及第應董晉張建封辟爲汴徐二府從事入爲國子博士監察御史關中大旱民死盈路公請寬徵復租幸臣切齒貶連州陽山縣令在陽山有善政既去人懷其惠生子悉以韓名繇江陵府法曹參軍再爲博士避謗分司東都遷尙書都官員外郎判祠部僧之無良者一切寘于理用是復力穡者衆改河南縣令將發魏鄆幽鎮留邸亾卒尹恐禁止歷職方員外郎及比部考功郎中史館修撰知制誥初議討吳元濟朝廷文武大臣

無敢言者公以爲宰相被殺中丞傷僅免若是兵可息乎及裴度出征公以太子右庶子爲行軍司馬先馳至汴說韓都統洪韓輿疾以從蔡州平公謂度曰王承宗可取乃授書相者以往承宗卽獻德棣二州轉刑部侍郎佛骨至自鳳翔百姓火肌膚爲傾京師公上疏極諫其不可因得罪貶潮州刺史近境有鱷魚食人公以文逐之鱷輒遠去移刺袁州袁之民男女爲人隸者踰約則沒不得出公皆計備予直而出之尋奏聞著于令拜國子祭酒接學官儒生必以禮除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署王廷湊爲節度諂公宣撫旣行穆宗遽止之公已入矣衆皆危公公辭氣

慷慨與士卒論存亡逆順之理莫不聽命解深州圍歸牛  
元翼以吏部侍郎典選聽令史出入令史之勢遂輕任京  
兆尹六軍將士咸畏憚不敢犯曰是欲燒佛骨者其爲人  
信服如此憲宗既貶公于潮且將復用之爲皇甫鎛所忌  
乃以公爲狂疏止可量移一郡故有袁州之命公自鎮州  
還穆宗卽欲相之會京兆尹以不治聞乃擢公兼御史大  
夫有勅無臺參中丞李紳繇是不協復爲吏部侍郎卒贈  
禮部尙書嗚呼公之器業可謂宏深魁偉施于行事細大  
平險無所不宜其文章博辨卓詭與商盤周誥相上下惜  
也孔子沒無聖人者爲之章顯以信後世而見緇于史臣

之筆其亦不幸也歟無擇何人哉道不加修學不加益夙  
夜懋勉庶幾前烈謹拜書其實以著于記云時皇祐五年  
冬十一月十一日

州學記

李觀

皇帝二十有二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  
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亾  
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  
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闕  
疎亾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  
舊夫子廟陝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

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聖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萊且有日盱江李覲諭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尙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跡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爲國者之憂至和甲午夏五月甲子記

東湖記

祖無擇

袁城之東有湖焉上有四亭興自近歲厥後爲州者耄昏不事事湖亭用不治以荒初予至州目其處不及往者三月旣而吏曹事簡登城而觀水雖盈而甚汗屋雖存而將傾廼議葺之且官無羨財苟賦於民則予不爲也闕封山之浮屠氏多藏者籍其餘什之一募工掄材一皆新之別爲亭臺閣五植以珍木嘉果間以奇卉幽草紅蕖綠荷雜

襲波上於是游者日往焉予樂州之人觀游是好遂署其中堂曰樂游其東堂曰廉循厓之南其亭曰休因城之高其臺日月抗水而榭曰采香閣爲庖廚二次供賓客舊亭皆無名亦名之在樂游之西者讓堂堂北有射棚南有石高丈餘奇秀可愛實自盧肇故宅徙焉背城而東向者曰綵珠閣閣後有石亦惟舊廉與讓采香采珠皆東西相值據城之隅者曰銷暑亭與月臺相屬而差小者曰風亭其浮有航其絕有梁其登有磴道其周有繚墻南北其門後谿前市山烟水風淵魚林鳥明滅虛徐浮流下上眺聽之際可以釋幽鬱可以道和粹予以公事不得自放於其間

月或一至再至蓋希矣予猶以爲數也越二年新太守在道予行有日矣因置酒爲會同僚舉觴屬予曰湖亭雖舊而增廣之以至大備者非君而誰不可以不聞於後盍文而刻諸金石乎予曰池館之作耳目之娛非政之急何足道哉然此州自江以西最爲窮處故朝廷往往以有罪者居之予卽其人也或終年不逢王人出於其塗非數君子相與樂此予何以久處乎後之踵於武者其以才選而來厥職是宜政成民和能無燕嬉之事歟若以罪譴而來又宜有登覽之美庶幾忘遷謫之累焉繇是而言則茲境也當不廢也奚取於予文如欲謹其歲時請以斯言刻之至

宜春縣志 卷三  
和二年冬十一月一日記

仰山廟記

張商英

仰山在州南六十里二神姓蕭氏仲父曰大分季子曰隆初廟在山之巔逕潭後徙于堵田唐咸通中封秩視文昌卽南唐時大分封威烈王隆封靈顯公本朝大中祥符二年改封王曰靈濟公曰明顯考之遺圖訪之耆舊昔有徐璠者宜春浦村人也還自維揚舟次彭蠡有兩蕭生附舟以載順風揚帆一夕至袁顧謂璠曰予家仰山之下石橋之右若欲雨欲暘乎璠悟其神也叩頭訴曰璠無田可耕兩暘非急俄而山水大至夷高淖下爲田五頃今浦村西

徐田是也唐武宣間釋之徒有惠寂者隱於郴州王莽山以嗣瀉山靈祐之道宴坐之際禪牀陷地尺許山神跪曰吾地薄不足以棲大士袁州南仰師所居也會昌元年寂捧錫而來尋澗而入夜憇大樾泊然假寐有二白衣進曰深山險絕師當何往寂曰吾欲卜菴于此白衣曰我山神也願以此山施師寂曰汝能發歡喜心廣大心無障礙分別心則吾受汝施白衣曰諾卽指集雲峯下曰菴基莫吉于此居數月神來告曰陋旅據水上游恐汚飲漱遂徙居下流五里三年四月十三日神又來言曰師淨侶日盛咫尺共住勢非所安請徙居中途且以族四方參學爲一頓

之地是夕大風雨拔木黎明廟已建于堵田寂之將滅也  
神泣別曰法恩深厚未知所獲寂曰吾師瀉山以正月八  
日去寂汝能爲吾營齋吾事畢矣于是城中火神于空中  
具述其事太守再拜許之火乃滅遂於其日齋僧于廟席  
地而坐威靈恐怖衆莫之測神言曰何不造僧堂擊楫椎  
如叢林之制衆又從之徐鉉在金陵時二少年謁見風姿  
灑落語論高妙鉉曰二君吾國之秀也何相見之晚耶少  
年曰僕家于宜春之南三十里方春農事興國人用羊豕  
腥膻姑至此避之鉉異之遣人物色已失所在此仰山之  
大畧也吾聞莊周之言夫道生天生地神鬼神帝馮夷得

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然則山川之神皆得其  
所以爲之道而分授天地之職故能雷霆電雹以致其威  
雨雪霧露以致其澤祥風休氣以致其和疵癘旱霍以致  
其罰惟其得道也故可以與之進乎道若二神者幾之矣  
嗚呼茲山介于南方僻左之境蛇蟒之都虎豹猿狐之所  
廬魑魅魍魎之所窟宅蔽以荆榛限以嶄絕樵夫牧子望  
崖而返馬蹄車轍不與人間世通者莫知其幾千萬年而  
二蕭乃與惠寂老相值于曠莽岑寂之間悅其風樂其說  
不愛其宮室居處之安谿山形勢之美委而去之無少靳  
心若二蕭者其進乎道者矣惠寂老歸死于東山其事獨

傳于其徒而其徒不能宏其事繼之以亂離因之以廢壞邪巫老祝假托禍福以警流俗而神死無以明予素知之元祐六年春將漕江西會廟令盜神廩者爲姦而佛印禪師了元者適居仰山因移郡下元擇僧主之元來言曰淫祀不可遽革釋乎巫乎一聽于神禱而卜之神以釋告于是國人改器悍調服流膏割鮮化爲伊蒲寒菹之饌淫歌踏舞化爲清磬梵竺之音元遣法子正已求文記之因敘其木末而示之皆元祐七年九月辛丑日記

石乳洞記

鄭王賓

袁爲州在禹貢揚州之西南治宜春按寰宇記宜春有石室山今乳洞是也大中元年刺史蘇公球于嘉平節率其僚游而觀獵焉命從事魯受爲文識之題曰乳洞文久失傳莫稽其迹後有蕭亢宗者縣掾也書于壁間亦能言大中事惜當時之文不授無以紀勝槩予被命典教于袁嘗從容茲所嘉其隱然天威與人世絕遠自立區域也將使聞四方傳不朽因敘其畧洞在縣東三十五里洞之前有石亭衡二十五步廣三步有奇崇五十尺坦而明亭之中有門自門而入密不容光若廣宮大廈闐然而夜半也執炬循行歷歷可數曲而深度百尋其廣自三步其崇自五十尺而殺之環蓋維石門入而履之初則平土也可驟可



馳已而降登旋折所觸惟石素乳盤結下垂旁出異狀爭  
進人物可命若觀音若羅漢若鐘者若田者若井者觀音  
之狀上覆下承羅漢之狀森列不一鐘無形而有聲附壁  
莫辨叩之乃應田宿井有邱塍畝高廣狹爲之制井分三  
級水清而甘滿不溢酌不減田之上有小洞方廣二十餘  
尺峻不可入號石倉井之旁深入可十尋裂兩歧終合而  
一號南北市洞之畧如此洞之中冬溫而夏涼昔有李生  
者隱焉里落每夏旱則往問雨之日告無差期人咸異之  
其化也又枿木堊墁立像而神事焉像今存于亭或無雨  
禱之必應生既失其名字且不知其世聲聞相傳在人耳  
目予意天造鬼置當有物護持代不乏處者豈一李生止  
哉抑嘗聞陸羽茶經其評水謂山水上乳泉石也又上信  
也然羽雖喜泉源使其品第必知洞之水不劣於惠山虎  
邱也及讀韓吏部江山多勝游之句其謂宜春則是矣然  
吏部雖賞宜春江山之勝亦未必知乳洞又其勝者也政  
和癸巳中和日記

疏泉記

孫琪

宣和六年春正月予始至袁未幾民居三火而求水艱甚  
詢其故則曰井泉不豐歲旱輒涸仰水於江汲遠而售貴  
常以爲病故緩急之際不足供綆缶昔嘗堰取仰山水爲

西陂溉田而以其餘轉繚城中為火備今渠塞陂壞田變為陸不知幾何年矣博訪耆老莫知其端而老吏劉澄者出天禧三年通守袁延度疏泉亭記具載始末顧其石雖亾而跡可考又按令許歲委軍吏部役開決以防火災則知興廢之迹開浚之法其詳如此惟吏多苟且慢令不恤民瘼耳予曷敢不勉冬十一月農功既休乃召宜春尉馬緘治西陂乃召兵馬監押趙士勿浚渠未浹日已告功支分派通皆復其舊田不病溉居不病汲緩急之際不病救邦人歡呼樂復其利予於是樂斯民之樂而嘉前人之志感興廢之迹而懲苟且之習蓋自唐元和及今凡三廢而

三復矣焉知今日之復能無後日堙廢之患乎因復刊袁公記於石而書其後庶幾異時體國愛民者有考云七年三月望日記

重修郡城記

阮 闓

袁州郡城議者為西漢大將軍灌嬰築信史沒其實為可疑按高祖五年嬰破項籍渡江定豫章郡時宜春為豫章屬邑六年令天下郡邑城意城自此始必智慮宏遠知地利者所成不必嬰也後升縣為郡改郡為州而城不遷巨盜黃巢蕭銑寇江南獨不能入袁馬希範據長沙儂智高破邕管皆不敢東窺其城之利歟歷年既久墉堞頽圯濠

塹堙塞漸不足恃蓋承平武備弛雖時繕修不過增庳培薄而已靖康初方詔修郡城建炎改元升郡爲次要凡城池皆令堅險明年春瀕江盜起州無城者多不守袁人方懼之徽溪汪公希旦來鎮以靜重千里旣肅廼謹奉詔帥治中閭邱公霖暨僚屬登舊墉視廢闔慨然相謂曰險之不設何以爲郡不暫勞無久逸不一費無百利于是計功德用請于朝給度牒又許勸有力者借助乘農之隙涓日之良大興版築諸縣翕從伐木于山陶磚于野募閒民括冗兵雖致期匆亟而工役自勸礮鼓弗勝矣重阿崇闔屹若雲矗控山阻江雄冠東南何其偉歟城基周三千三百

一十五步高一丈五尺周不可益而增高五尺爲二丈女墻三千五百步高五尺盡易以磚敵樓戰棚五十總六百五十間皆舊無而今剏修也守禦之具如弓矢甲盾旗幕鉦鼓數皆累萬而藏之有庫守卒民伍晝役夜警居之有屋百爾所須無或不備三月克成事不愆素費約而功倍自非才力絕人疇克有濟袁爲州屏蔽江淮襟帶湖湘地沃少饑民淳惡盜南土之樂邦也山平廣而無高險水遠秀而無深險俗尙文而無武險惟知力田畝以食營廬舍以處服教化修禮義而居常安隣封近壤間有寇攘矯虔則亦不能無蜂蠆之虞今郭郭旣壯姦宄潛殄雖異時弄

宜春縣志 卷三  
兵潢池之徒亦當聞風而辟易矣西北士大夫千里流寓者殆踵接輻輳誠以金湯之險有足恃焉耳其功惠豈小補哉閱嘗見州縣營一臺榭亭館志在速賓客備登覽而已尙記其本末夸耀無窮斯城之作上以奉明詔下以保生靈而無以記之其可乎于是書之時建炎三年三月吉日記

化成巖記

阮閱

宜春太守龍舒陳元明下車之初屬萍鄉賊退之後暇日行郊原視城壘相形勢慨然念韓退之謝章曰人安吏循閭里無事此非古刺史語乎銷盜賊還流移撫凋瘵吾職

也時方艱難要以從容鎮之稽考圖經訪求父老見歷代人物之盛如漢陳重之謙虛唐盧肇之邁往鄭谷之華藻其間接武公卿肥遯林壑者殆不可勝數則又歎曰山水所鍾固應爾也仰山峭聳萬仞距郡南數十里比以祈雨請于神輒應未及詣山拜賜也郡之西北有巖曰化成距江纔二里許歷覽山川回視城郭號爲勝地部使者趙粹中曰巖與仰山對盍試登之翌日相與俱來顧予曰舊傳唐贊皇公嘗居于此因摩挲石刻驗之不誣東西二軒巖之上與其傍兩小亭皆未名而記之予因以贊皇公宜春十五賦二詩讀之掇其語曰倚幽巖而將夕故以倚巖名

西軒積松杉之翠靄故以翠靄名東軒臨眺峯岑振鷺翔集見于公所賦故以振鷺名巖傍之亭不但臨流可觀亦想像公之羽儀如此巖上一亭特名曰仰止蓋以見吾曹仰止前人之意而又拱揖仰止相爲酬酢雖欲辭此名而不受不可得也贊皇公相太和間方文宗意向訓注奮身排之連貶爲是邦長史而不悔放浪林泉著之言語其賦鷺鷥有君子小人之辨而嘉二芳叢之晚榮足以見其宗靜退之風逮相武宗削平澤潞襲服三鎮凜然與裴度齊名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嗚呼昔人謂邱壑廊廟不相爲用贊皇公兼有之然則後之所以仰止公者豈獨倦倦于巖石之間爲哉予衰且病尙及見公等云紹興四年甲寅七月二十五日記

紹興甲寅免和糴記

徐 傅

祖宗酌前代和糴利便間命諸道糴所部以備邊儲以待平頒凡以爲民也命有司相視地宜量度民力而後下令於郡郡奉命而行斯民懽忻應令無黽勉不獲已之態天子之惠施均達而有司於體國誼亦無負嗚呼祖宗以仁愛垂法此其意萬年不可易之規歟惟袁山監地瘠民不得盡其力相習而惰任年豐穰賦輸之外家無蓋藏歲一不登則餽食旁郡其溪源流淺東歷分宜出渝川灘磧鱗

比商運不通就糴者負載以馳僅紆且夕之急設旁郡亦  
饑乏則袁無炊烟其西北二邑曰萍鄉曰萬載皆水道阻  
絕轉載崎嶇勞費特甚是以袁獨不可糴仁祖皇祐中以  
萬載秋苗不能輸郡俾附輸於筠袁之苗庾俾附清江政  
爲袁不便水道省轉載費耳祖宗規度民間利病周密無  
遺聖聖遵體不敢違越雖紹興甲戌發常平之儲己卯糴  
萬斛之旨皆寢不行隆興初元軍須調度供億百費有旨  
江西糴百萬輸丹陽一時有司失於討論而袁當其數守  
臣曾伋懼失祖宗初意具不可糴狀條舉先後成牘聞上  
丐先罷黜朝廷嘉而免之淳熙癸卯總司被旨以椿管糴  
巖石之間爲哉予衰且病尙及見公等云紹興四年甲寅  
七月二十五日記

紹興甲寅免和糴記

徐 傳

祖宗酌前代和糴利便間命諸道糴所部以備邊儲以待  
平頒凡以爲民也命有司相視地宜量度民力而後下令  
於郡郡奉命而行斯民懽忻應令無黽勉不獲已之態天  
子之惠施均達而有司於體國誼亦無負嗚呼祖宗以仁  
愛垂法此其意萬年不可易之規歟惟袁山隘地瘠民不  
得盡其力相習而惰任年豐穰賦輸之外家無蓋藏歲一  
不登則仰食旁郡其溪源流淺東歷分宜出渝川灘磧鱗

比商運不通就糴者負載以馳僅紆且夕之急設旁郡亦  
饑乏則袁無炊烟其西北二邑曰萍鄉曰萬載皆水道阻  
絕轉載崎嶇勞費特甚是以袁獨不可糴仁祖皇祐中以  
萬載秋苗不能輸郡俾附輸於筠袁之苗庾俾附清江政  
爲袁不便水道省轉載費耳祖宗規度民間利病周密無  
遺聖聖遵體不敢違越雖紹興甲戌發常平之儲己卯糴  
萬斛之旨皆寢不行隆興初元軍須調度供億百費有旨  
江西糴百萬輸丹陽一時有司失於討論而袁當其數守  
臣曾伋懼失祖宗初意具不可糴狀條舉先後成牘聞上  
丐先罷黜朝廷嘉而免之淳熙癸卯總司被旨以椿管糴  
之檄下矣袁人舉手加額曰帥之愛民非吾屬所知也以  
吾郡數百萬生靈決生死於祈請從違之間猶將奪之乳  
哺而慈母弗忍也昔賢使者有乳哺之恩而今賢帥臣沔  
保護之賜帥之惠侈於昔矣豈可無紀以光前躅請伐石  
大書以昭不朽傳曰民受賜而傳遺責不足道民頌帥之  
德而傳獲托焉有稱於無窮傳之榮也於是著前後免糴  
之由以明沔此惠之難與所遭之不偶然而刻之季冬望  
日謹記

新修州學記

張九成

紹興乙未建安陳侯焞來守宜春下車謁先聖先師於學

宮已乃瞻顧廟貌徊翔廊廡喟然嘆曰夫子之道傳帝王相天地敘彝倫膺戎狄自天子以下皆師事之顧丹青漫漶楹桷傾弛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崇之意風俗之本教化之端當如是乎迺命教授劉瑜撤而新之越明年仲春經始而季秋落成畫繪炳明輪奐高潔儒風之盛甲於江西予出守邵陽道過其門諸生乃交揖而進曰吾鄉人物載在信史在漢則有陳重在唐則有盧肇黃頗諸公相繼而出又韓公振斯文於前今陳公大其事於後願紀厥實以爲不朽之傳予曰憂患流離學殖荒落不足以副子請旣而教授以書來宜春尉林仰又以書來予再辭而弗獲乃之檄下矣袁人舉手加額曰帥之愛民非吾屬所知也以吾郡數百萬生靈決生死於祈請從違之間猶將奪之乳哺而慈母弗忍也昔賢使者有乳哺之恩而今賢帥臣汜保護之賜帥之惠侈於昔矣豈可無紀以光前躅請伐石大書以昭不朽傳曰民受賜而傳追責不足道民頌帥之德而傳獲托焉有稱於無窮傳之榮也於是著前後免糴之由以明汜此惠之難與所遭之不偶然而刻之季冬望日謹記

新修州學記

張九成

紹興乙未建安陳侯煇來守宜春下車謁先聖先師於學



宮已乃瞻顧廟貌徊翔廊廡喟然嘆曰夫子之道傳帝王相天地敘彝倫膺戎狄自天子以下皆師事之顧丹青漫漶楹桷傾弛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崇之意風俗之本教化之端當如是乎迺命教授劉瑜撤而新之越明年仲春經始而季秋落成畫繪炳明輪奐高潔儒風之盛甲於江西予出守邵陽道過其門諸生乃交揖而進曰吾鄉人物載在信史在漢則有陳重在唐則有盧肇黃頗諸公相繼而出又韓公振斯文於前今陳公大其事於後願紀厥實以爲不朽之傳予曰憂患流離學殖荒落不足以副子請旣而教授以書來宜春尉林仰又以書來予再辭而弗獲乃爲之說曰學乎學乎利祿云乎哉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而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而入蓋一心之所營卽經綸天下之業也一身之所履卽綏定國家之事也耳目乃禮樂之原其可以弗正夢寐乃居處之驗其可以弗思陳侯之爲是舉也豈徒然哉蓋將使此邦之士不遷怒不貳過如顏子無伐善無施勞如顏子自忠恕而得夫子之道如曾子自灑掃而得君子之道如子夏自徐行而得堯舜之道如孟子抑將使此邦之士從顏子曾子子夏孟子數公而知格物之效志學之宗平天下不踰矩之道學乎學乎果利祿云乎哉諸生其勉之十一年正月日記

隆興甲申免和糴記

薛仲邕

皇帝即位之初優恤軍民之詔屢下又令條上奉行次第敢有不虔者必罰無赦遠近驩譁以手加額曰王言大哉先是隆興初元秋九月戊己之師分屯備邊計臣謹儲積有請和糴大江之西數以百萬石轉輸丹陽袁之爲州地僻左二十糴一官吏視朝會不知所以爲趣辦計且聖天子立武事圖恢復知者慮勇者奮傾困創廩資供億國所願欲奈何視旁郡田畝寡而山陸倍江流淺而灘磧稠歲一不登則盜賊攘斂人有饑寒流移之患皇祐中上供苗米漕運不能通行乃有支移之議著爲令甲可覆視也雖

紹興甲戌發常平之儲己卯糴萬斛之旨皆寢不果行利害甚明人莫敢議太守曾公乃慨然身任其責取前後成案件具屢陳巧先罷黜期于必免章旣聞二三大臣嘉其能布宣德意之美臺札報可命下境內鼓舞皆走告其令尹曰四邑之人飽飯安業亡愁歎疾苦之聲者吾君之德也吾君堯舜盛德固無能名矣太守之賜可忘乎異時民官興一利除一害莫不立祠以祝刻石以頌率夸說溢美矧今日之事可無大書昭示于後于是諸令尹具以士民之請俾仲邕紀其實仲邕因爲言曰君以民爲體民以食爲命是君必資乎民而民必資于食也士君子蒞官行已

當視富貴得失爲餘事心之所處要必無負於君民然後可若容身保位遇緩急嚙不吐一言迄無所建明使主德不宣下情不達徒尸祿素餐殆昔人所謂以政事殺子孫者爾端明蘇先生在杭記陳公述古治其井云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然則人之于食豈不甚急于水耶先生論浙西潦疫合發年額解斗添價貴糴以此湧貴小民乏食條陳至於三四遂免上供米三之一杭人至今不忘大守用心乃與蘇陳合是于吾君吾民爲兩無負其可以不書太守名仍字彥思溫陵人治郡恪遵詔令廉平不擾待物誠存心恕馭吏肅然隆寒盛暑遣決不少倦抑強扶

懦每思久而便民者然後行之見於治理班班有古循吏風此皆畧而不書獨書其爲袁之無窮利者如此隆興二

年甲申五月十四日記

昔免和糴卽今免兌淮也袁不堪漕前代已然矣

隱齋記

張 棫

予弟杓爲袁州再閱月以書來曰杓幸得備位郡守懼無以宣上之澤於斯民乃辟便齋於廳事之旁日與同僚講民之疾苦相與究復之暇則講詩讀書於其間以自培漑敢請名予嘉其意爲大書隱齋字以寄蓋取孟子惻隱之心之義夫所謂惻隱之心者惻然有隱云耳嗟乎是心乃子民之本也一日夕之間事物之接乎吾前與乎講論之

所及思慮之所萌所謂惻然而隱者如源泉之達續而不窮新而有常流行而不可以已則其履度也豈有越思而其施於四境之內者雖不中不遠矣子其體是心而存之而克之勿使有害之者而已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所貴乎學者以能愛人也爲政者苟惟不知是心之存則本既不立矣雖有過絕人之才智亦何以觀之哉抑又有說焉人之情於其始也惴惴然懼其不免也汲汲然憂其不及也察民之從違而未敢安也則是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及其久也於意之得而偏於譽之聞而矜於令之行而忽則所謂隱然者將汨於因循而息於驕肆政之所繇隳也嗟乎可不懼哉而可不察哉又其可使箴儆之言不聞於吾耳哉併書之使刻置於壁淳熙四年三月戊午記

新修州學記

張 栻

淳熙五年秋八月栻來宜春至之明日州教授李中與州之士合辭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無擇實始爲之今百有二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庫陋弗克稱至於今守乃慨然按尋舊規首闢講肄之堂立稽古閣於堂上生師之舍皆撤而新之將告成而君侯適來敢請記以詔多士栻謝不敏則請益堅乃進而告之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意亦嘗考之乎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克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於三代之時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蒞之而其法亦加詳焉然其所以爲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乎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皇朝列聖相承留意教養所以望於多士甚厚三代而後言學校之盛未有若此時也然則教於斯學於斯者其可不深攷先王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夫四德之在

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嗟乎可不勉哉於是書以爲記今守名杓實棻之弟也是月庚戌記

重修兩獄記

陳琦

張侯守袁州之數月政孚惠洽闔境安帖宿弊不留方春時吏以囚病告侯卽命醫診療往視狴犴則屋朽欲壓外壁虧疏旁溝壅閉淫雨無節病故交作退謂僚佐曰愚民

抵冒至此罪重法當繫又爰書訊鞫論報法不當泄獄所  
由立也有如敗腐湫底弗圖使病者得不當死之死非過  
與乃節浮費得錢百五十萬有奇度木於山募工於民周  
以垣墻培厚基址撤舊屋而增新之堅而明寬而密飲食  
洗濯之器左右具足爲外牢二一待病者懼戾氣之染一  
待寄囚防漏言之失思慮周備可爲後法經始於五月之  
初告成於八月之中於是邦人相與言此邦適太守數更  
易百事廢弛侯之來梏吏姦恤民隱有土木之餘力不以  
他及而先斯獄請有以記之琦聞君子之政有本末古之  
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也法不失

罪顧以爲末於獄何有雖然利欲熏心與外交馳相戕相  
搏愚民何知有法縲紲之下困苦捽擗客氣剝落天理漸  
復往往悔前之爲是獄也亦教化之助未可以末故忽也  
如其已弊弗顧諉曰不忍以是待吾民毋寧使完備而耻  
格之民不至嘗考月令有繕囹圄之文而漢詔以囚不殫  
死者爲吏斃最重人命也侯之用心可不謂仁矣乎爲吾  
告袁之人畏法守義其自今使囚一人之獄則爲報侯之  
德也已侯名杓字定叟淳熙丁酉九月望日記

三先生祠堂記

朱子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旣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

生之祠于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  
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于章句  
文詞之習外則雜于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  
者遂一出于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  
之德不得比于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于三代之盛若  
是者蓋已千有餘年于今矣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  
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源而獨心得之立象著  
書闡發幽祕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  
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于是其學  
遂行于世士之講于其說者始得以脫于俗學之陋異端

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于  
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于堯舜其君民者焉蓋三先  
生者其有功于當世于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于  
其學又拘于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  
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畧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  
高而不知卽事窮理以求其功于修己治人之實也嗚呼  
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于熹者其意豈不有在于  
斯歟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  
請于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祀于先聖先師之廟其後  
熹之亾友建安魏君揆之爲大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

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于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雋者畧如揆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夫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無患于不從矣張侯名杓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法法觀于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自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祀徧於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于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于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朔記

宜春臺孚惠新祠記

周必大

袁恃孚惠二王爲司命郡以宜春臺爲勝境壯亭榭于林木之表山川城郭俯視無遺輟燕游以奉神敝則改爲者太守狗邦人之志也按仰山距城七十里而遠二王既敬釋氏遜山與寺徙廟堵田距城三十里而近人猶患不得朝夕致敬也故凡水旱疾疫迎神臺上以便祈禳已事乃歸其來久矣建炎中劇盜金兵繼至守奉像設而駐師焉賊薄城若有禦之者最後望見二神黃衣白馬往來雉堞間駭異而走紹興初卽臺立行祠淳熙甲午易亭爲殿又移慈濟院于臺西奉惠寂禪師卽神所敬者初寂歸老韶州將謝世神往訣別問豈無見屬乎寂曰吾師靈佑禪師



以正月八日游于瀉山宜就是日普設僧供神敬諾自後及期則胥蠻幽贊緇素咸聚歲以爲常旣遷城中齋會滋盛遠人四集凌虛創閣以待有象慶元己未九月丁未融風爲災一夕俱燼士民謹曰此飛簷架空之咎也爭輦土石培展臺基首營正殿五間後列瀉仰二禪師暨王之父子又爲堂以識參請設亭以備拜享別造齋閣于新址總用錢八百餘萬郡守李訖捐金穀倡之闔境爭趨和之明年四月訖功來求記予聞靜者爲性動者爲情性無有不善情則隨物應焉大而天地明而爲人寂滅者佛變化者神雖曰殊塗然而仁民愛物之性善善惡惡之情未嘗不均今二王旣弭災捍患加惠斯民民亦秉彝好德思媚神靈故是役也富者輸財壯者效勤自求多福用底于成得非道一而已如吾儒所云者乎咨爾袁人治情以禮養性以仁以稱天地神佛之心還比屋可封之淳豈惟袁人四方其訓之

修城記

張嗣古

開禧改元夏五月廬陵羅公克開被天子明命來守宜春郡訪風俗詢利病髮櫛刃解未幾登城周視則墉堞頽圯榛莽叢生大不足爲民衛因喟然嘆曰保障太守職也而玩愒至是乎迺稽功料役增卑培薄伐材陶甃于山于郊

百堵咸作因舊而增新之其木石甃瓦之材以枚計之凡五萬五千有奇役人之力以工會之幾二萬而樓臺屹立雉堞崇峙大體蓋畧備矣按宜春郡肇于秦漢定于隋唐而升于我宋江湖荆漢蜀廣之道四出于此方海宇熙乂擊柝聲沉咸謂江右樂土歲或不登隣壤環接一有赤子弄兵潢池則武備弗完所恃惟城池而已世傳漢灌嬰定豫章郡城宜春而史不書殆無所考信然圖志謂黃巢蕭銑寇江南不能入馬希範據長沙不敢東窺則城之堅且固亦舊矣靖康建炎間修築之詔屢下翼翼嚴嚴罔有利闕數十年來縮甲不用太守以理財聽訟爲急以釐廢補

弊爲緩決防弛備踵陋習傾壘摧隄廢頽不復經意哀民得莫枕者真幸耳世所急而公緩之世所緩而公急之此公之所以爲遠慮也賈誼有言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天下之弊其積非一日則其起亦非一人吏以習安苟且爲常固不可望其有所修植然植者立修者全而繼之者弛焉則僵與壞不旋踵矣公治袁二年惠洽威暢璽書之徵當已自九天杜壞于微扶僵于漸獨非來者責與雖然民保于城城保于德使良二千石有善政以結民心有德化以固民志則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城雖百年弗壞可也開禧丁卯三月記

韓文公新廟記

黃 榦

自堯舜至於孟子二千年間聖賢迭興以道相授其章章較著者前後相望也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倫亦皆得以與知道者之列顏曾子思則不待言而源流可考也自孟子蓋千年而後有韓公獨以斯道之傳爲己任以古準今壹何盛衰顯晦之殊邪古者道德一風俗同歷世雖久所守者一說而見素明也周衰異端之禍起學者各以其所見爲守而道始晦故古之爲道也易後之爲道也難若韓公者尋墜緒于支離躋駁之餘而卓然有見焉則自比于聖賢以冀斯道之傳宜矣公固以道自任後世

稱公者亦以道歸之約六經之旨以起八代之衰排二氏之非以濟天下之溺諫宮市貶諫佛骨又貶流離困躓瀕死而不悔公如鎮州迂公者皆甲人爲公危之公以理開諭皆俛首聽命非有道能若是乎然先儒誦公之言獨曰軻之死不得其傳非公有所見則所傳者何事且公之所見者何也天之所命之謂性公則曰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率性而行之謂道公則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修身以導民之謂教公則曰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由是而克之則日用常行莫非天理而私意人欲邪說詭論無所容乎其間矣其辭確其旨明此豈臆度料想

所能及哉體于身驗于心斷斷乎不可易也以公之所見觀之則聖賢所傳其不以是歟荀楊氏去孟子未遠也醇疵之不同其見者異也公稱孟子醇而斥荀楊之疵則公之見蓋有得于孟子而又以自况也公之書一則仁義再則仁義見之明也如此居仁由義聖賢事業不難進也而况言論氣節之一二乎故論公之迹不足以知公之深觀公之所見則公之以道自任者可知矣公嘗爲袁守袁故有公廟後遷焉尋復其舊歲久頽圯太守著作郎鄭侯自誠始新之宗正少卿滕侯強恕續成之而屬榦記其事世之稱公者旣不足以知公之深甚者則指公爲文人而又

以文爲道使聖賢之道不明而公之旁搜遠紹辛苦而僅有之者生不得究其施沒無以白于後非先儒發其蘊公之志何自而伸邪推先儒之言以明公之志其敢以陋爲辭榦不敢以文尊公則公亦不陋其文之陋也廟之役始于嘉定戊寅之十月其成以己卯之三月董其役者司戶高炎後三月望日記

唐徵君彭公祠堂記

彭方

昔文正公記嚴子陵之祠謂其心出乎日月之上故能泥塗軒冕不事王侯使貧夫廉懦夫立大有功於名教豈非清節所重者道義而寵榮聲利不以動其心乃名教所當

尚歟唐宜春彭公徵君搆雲博學隱居尤善講易世所推  
重而不求聞達天寶中刺史李璟以其名聞於朝天子遣  
中使齊延邱以蒲輪召之凡再始行上欲官之辭乞歸里  
賜以束帛副衣遣中使房嘉送還自是往來震山釣於石  
岩下終其身不仕立宗搜訪岩谷尊禮隱逸固謂其有益  
於國而徵君浩然歸志萬牛莫回顧欲與草木俱腐而不  
明君臣之義哉蓋當時元宗之侈心已萌而憂勤求治之  
意已衰徵君見幾而作甘心肥遯自非其德操堅正內重  
而外輕焉能審富貴而安貧賤如此哉其視漢子陵之節  
可謂異世而同符矣郡建南軒書院落成釋菜未幾士有

以徵君立祠爲請者方應之曰昔日南軒先生來遊東湖  
大書介亭二字且釋其義於旁深有取豫九二之旨然則  
徵君之知幾不屈豈非先生之尙友者乎學者瞻其像思  
其人而高其行所謂百世之下猶將使人興起是亦所以  
教也方家廬山下而上世本宜春人自本朝大中祥符後  
徙居散出而譜系莫考今承上命分符假守獲話徵君舊  
事徜徉釣臺之郊挹清風於千載而起敬焉故樂聞士友  
之論而爲之記以告來者嘉熙改元丁酉四月望日

平政橋記

滕強恕

袁爲州負山帶水一水清瀉東壯入于大江負城兩崖東

爲驚湍犇駛激射不可以舟橋之爲宜慶元六年郡守李侯詵始一新之詎今垂二十年剗徹圯闕不可頓足負且行于其上者震怖若將溺焉今乃括公廩之贏得米二百餘斛易緡錢八十萬有奇斥治倉之餘以佐其費命戶掾高君炎董之取材于山取工于傭閱月而成規制侈于其舊翼如輝如車輪馬足其行于于履月戴星坦若通衢民咸曰休哉訖是役公與私皆無知者橋始名永濟易今名自余始也夫子產以區區之鄭當四大國之衝登進厥民手加摩拊勞力且百倍至以車濟民涉者本不爲過而孟子非之國雖小安可無政邪政有大體推誠心昭公道行實政而民不與焉如斯而已後世不知出此施小惠則解衣市恩有若田單行小慧則擿伏立威有若趙廣漢皆孳孳焉欲以喜懼移易人心務自銜耀此子產之所不爲也而可與言政乎予以迂拙來守是邦日與邦人共此安靜之化若曰違道干譽立威取名則非予志予所願則學孟子者也故因一橋之成以告邦人高君廉已律下能使廩有餘粟以佐公費又出力經畫以庀是役之成皆可書嘉定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記

社壇記

張嗣古

社以神地之道古也邑有祠社之壇禮也因以圯壤而修

復之爲政之先務也古者養民之政六府是先金木水火  
非土不成人非穀不生故聖人推本始以報祀卽天子至  
于郡邑通得祀社稷所以教民反始以厚其本也後世吏  
以文法相高催科獄訟簿書期會是究是圖絀禮不講視  
土穀之祀爲具文壇壝弗飾牲幣弗虔踵陋襲傾類以戊  
祭應故事禮則亡矣何有于政宜春社舊有壇在西南頽  
敝歲以鞠爲榛莽一遇春祈秋報始鳩工役整拔蕪穢事  
己如初乃若風雷雨師則望祭于廳之東于禮經尤不協  
今邑大夫王君孝序期年政成慨然憫焉亟命工殫治之  
壇增其高墼周其外傍立風雷雨師之壇四列其位一如

禮制亭翼于前以虞風雨門伉于外以嚴啟閉周植喬松  
創立華表以引遐觀于是昔之廢墜煥然一新夫古之有  
民有社者固欲齊民之禮與祀神之禮並行交舉然而講  
明古道者尤以民政爲事神之本所謂民爲貴社稷次之  
是已尸百里之寄者使能以禮義廸民毋暴征毋峻令本  
末有序治化流行膠庠相習于明倫而禮行于土墀里相  
安于平秩而禮行于農塗肆相爲貿遷以利用阜生而禮  
又行于工賈驗諸四民式禮不愆則事神而神在庶乎可  
以亾愧不然雖潔斯牲雖崇斯壇神其吐之矣王君之于  
是役也蓋深察乎事神之本故予特書其事以詔悠久嘉

定十二年二月庚戌記

州儲倉記

滕強恕

予爲當塗歲大旱人食不能日二鬴闔郡震怖始乞米於常平使者不足則乞諸朝請截上供綱佐民食又不足則乞諸轉運使請發寄輸之儲以助濟糴於是得米斛十萬以食餓者民熙熙如樂歲焉事少閒因思艱食時非賴天子仁聖朝奏暮報其答如響部使者又皆賢且協心厚下一日不得食涸轍之民皆將索之枯魚之肆矣予懲往事守袁兩載歲率上熟慮穀賤傷農於是始議廣糴以平市賈且豐凶代有天之行也州苟自有備遇歉發以予民如

探篋中物隨取卽獲固不待有請於朝於部使者而後得之其利不旣遠矣乎此州儲倉所由立也州故有儲慶元六年太守李侯詵爲之貯粟凡一萬二千斛惟有文書計其出入廩庾弗修防禁不立抵今二十年見米才什之五乃卽郡帑省浮浪不急之費斥其贏貲以克糴本又稍附益通得米二萬斛夫自李侯至今閱歲無幾何而廢壞折耗若斯之極者法不立也法苟不立雖有賢者將不能繼始關州倉之北偏建廩四別爲儲侍又限門闕嚴扃鑰別官吏罔或侵越戒守者以新陳相易贏縮相補循環如一且無廢厥初其殆可久顧法雖立守之則在乎人予之志



抑豈無所待乎袁雖小比歲士大夫更治民者多樂居之而朝廷常遴選賢侯以惠爾民其選精則繼者必多賢也繼者多賢則同予心者不待二十年之久而後一過且將益廣其儲益修其法以成予志之未備者豈但曰俾勿壞而已予爲袁修李侯之廢二事曰平政橋曰州儲倉橋別有記茲載其置倉始末及所以期待後人者刊之石嘉定十四年四月日記

元

新建尊經閣記

虞集

宜春之爲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明民生其間

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歛焉自保政用不煩昔韓文公以文學爲治其民不念至今尸而祝之追盱江李氏之作學記有以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以教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庶民有以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斃也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國朝慎擇牧守豈弟之譽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在郡時嚴君仲毅來長其幕作而言曰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君甚賢吾民甚易治然而鬼神禍福之說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譎豈非學校不修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乃躬督學賦之入時其師弟子

執事者廩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宮之事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寬厚治辦民以寧壹學校侯職也而所屬諸伸毅者益得盡其心焉乃購巨材于故家取良斲于遺庾作尊經閣于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十尺廣五十尺楹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丹牖塗堊稱焉東南學校建立之盛莫或加矣爲兩廡以屬諸講堂之左右作靈星門于廟門之南餘屋之適用者以次而就自一木一石一工一役備估之直親給以時不及夷手如治家事畫諾之暇日必至焉畧無風雨之間以其蒞事嚴明是以用約而利周敏成而固久足以流美于

方來也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置諸閣移李氏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于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四月至八月而落成予以過客得觀覽焉郡史以下授簡俾爲之記集乃爲之言曰美哉乎尊經之爲名閣也人之于天也天下之于君也一家之于親也蓋有恒尊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于其所尊無所違矣風氣既開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遜之憂孔子出于羣聖之後當時變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禍起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重而不可踰也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以有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以復禮之

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以行乎治化是以儒先君子以功過于堯舜而有罔極之思焉然則天下萬世之于聖人也書之于經也所由以知尊其所恒尊者也可不尊乎奈何後世之學者誦習文義以爲工不真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遠以爲勝而謬于其所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言在來游來觀于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者矣豈徒爲瑰奇詭異之觀而已乎

重建三先生祠記

錢習禮

道之大原本于天用之在天下傳之在聖賢自堯舜至于孔子至于孟子皆五百年或百有餘年而聖賢出故斯道之傳繩繩不絕自秦而降漢晉隋唐以及五季千數百年之久聖賢不作斯道不繼至宋興五星聚奎天啟文明大賢輩出時則有若濂溪周先生河南程氏兩先生皆以傳道爲己任圖之于書探造化之原明事物之理發往聖之所未發覺斯民之所未覺扶天常正人紀使斯道大明昭如日星其功與天壤相爲悠久可也天下學士翕然宗之故所在學校多闢祠堂以祀焉袁之祠舊在學宮西偏迫隘廡陋不足以示嚴奉之意比歲都御史韓公雍按部至學謁拜祠下徘徊興歎亟命郡縣長貳與韓文公廟徙至宜春臺右一時並作制與廟稱左右列之肖像其中濂溪

先生南向坐明道伊川先生東西向以侑焉郡之父老士民來觀者莫不稱慶然祠之設豈直為觀美哉尊賢尚德而風勵之意存焉凡袁之士俛力于聖賢之學者歲時必祀進拜跪奠近先生之貌像而瞻仰之悠然與高山景行之思惕勵于中退而玩其圖誦其書味其言存諸心蘊之而為德行見之而為事業斯無愧矣若徒淪溺于俗學之陋持之以取科第謀利祿鈞聲譽不足以淑人心扶世教是則三先生之罪人而非公與郡縣之所期望也可不勉哉遂書為記俾刻石而寘諸祠間以為爾諸生觀省之助云

袁州路繕修記

歐陽元

宜春為郡介江湖間山水清奧風氣厚密其神能靈其民能淳為厥長吏因俗易使導以身教利建事功至順二年冬十二月通議大夫錦侯不花擢由容臺來刺名郡私未黔突畢飭在公乃睇府治東柱西櫓視厥門廡上漏傍穿部使之館賓幕之次以及燕休之堂登眺之樓游息之圃觴詠之亭府史胥徒庖闈廡廡舊有位置今穢不治或傾欲墮或危欲壓維時錦侯乃諏寮案乃咨賓屬宿戒父老斯徵富民進而爵之侯乃言曰治官猶家家之隆替觀所恒居垣墉齟齬庶陞夷削凡百廢墜推是知之視彼富潤

有覺斯楹勢固不侔亦所自致矧今牧守視古侯伯維今  
富民其道視子其分視臣爾退而處服御華好側睨長上  
居懷阽危從我違卹寧汝獨安吾嘗觀風考察部屬有司  
興繕弊有二焉民賦力產吏容奸欺官督期程工售濫惡  
苟完未幾馴致朽撓粵有文吏拘牽故事常在得已輒持  
兩端媮容目前遺患厥後迄夫淪胥滋以病衆斯二弊者  
吾實耻之今及汝約恒產高下推次惟汝工稍多寡陳力  
惟汝官不督迫吏無徵呼汝某治甲汝某治乙我惟示成  
有不樂者疇擲汝配於是父老曰便富民曰宜言訖飲酒  
罷而與期及期子來並手角能植者用壯承者用隆寡者  
無窳憊者無墟械者砥平磨而斲之丹者黝者藻者繪者  
無或浸漶先後工訖完美如一突窳從衡楹數百計悉前  
所陳煥若新作侯乃於日共具牢醴合樂落之又進父老  
及諸富民爵如初儀爲之言曰維此宜春郡治奕奕山川  
發靈神降純嘏暘雨時若有年穰穰民富以教士秀而文  
吾幸處此與汝同休去卽傳舍凡厥洵美汝世享之守何  
與茲父老富民咸下其手合辭報公且矢於福願賜蕃祉  
與治俱新天子萬壽百度斯甄公敏且潔宜爲蓋臣君匪  
奉已示我等倫我民於變不戒以信受命于上服勞其親  
筮占在茲施我子孫無遺公憂以愧我民參軍揚搗奉圖

走書來求予核其事辭以繹之且告來者嗣而續之有廢不理衆手撤之爲從子游爲我石之是役初作郡牧之長伯顏帖穆相與欽之用迄於成是皆宜書尉韋元輔實董其事吏宋必達又宜力焉侯至之明年壬申九月僦工又明年癸酉七月竣事記以是年之八月土水金石埏埴壘斷工費若干既集衆力不會於公無從稽云

其樂亭記

歐陽元

宜春士駱秉哲名其燕憩之亭曰其樂吾兄南翁嘗館穀於其家以秉哲之意來求文記之予謂昔之君子於其藏修游息之所有所懲則名有所慕則名惟有所得以名斯

志喜也其樂云者孔子以稱顏子者也近代周茂叔教程伯淳兄弟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聖賢言樂率皆引而不發欲使學者自有所得爾未得而尋必有其方也已得而居必有其處也樂不可以言喻而可以學求處不可以力到而可以學致故非學無以知方非得無以知處秉哲從事於斯久矣今以著名其亭從可知矣乎予謁告來歸亦思從容名教之樂何時徑造其樂之亭從主人問其樂之處也

芳林記

歐陽元

宜春郭廷秀世儒家子也因其所居之地名著號曰芳林

屬予族侄宜翁求予爲之記予復之曰蘭生深林之中未嘗不自闕其芳也人以爲有國香而服媚之蘭欲自遠於當時其可得乎君子修其身於暗室屋漏之地而聲流於四方萬里之外亦豈所願哉且夫芳林者君子之所以自况也余雖乏一日之雅而樂爲君記之良有以也夫殆猶蘭處於僻而芳播於遠也雖然蘭或握以事上或佩以修禊而其芳烈之氣不改於深林豈非其性然與草木無情能一其性人惟有情鮮不汨性君子存之蘭荃同畦不混於植蘭鮑同室不移於染斯以異乎衆人也吾聞廷秀之風清白之操使一日而進諸市朝吾知其無愧於芳林也卓矣請以是爲記

重修張巖書院記

虞集

張巖書院者臨江教授千崖張君作也千崖沒子孫遠仕京師弗遑於茲而其甥榮岳孫請諸舅氏捐貲鳩工繕治不數月而成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亭館甚多而岳孫獨先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遊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爲善西瞻衡岳則岳麓書院在焉東望廬阜則白鹿洞在焉此昔賢之所經營皆依乎名山大川者也今巖學得山水之秀故可托以久長者乎今天下好事者築室買田以資講習然一列於

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絃誦籩豆殆為文具者多矣獨巖  
 學違於城闕之喧囂邈乎公府之拘制饋餉時至無乏絕  
 之慮人跡在邇無岑寥之苦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  
 其閒暇可以登山眺遠而發揮其詠歌環千里而觀之為  
 學之善地未有過於是者雖然樂順適則志易墮乏磨礪  
 則德每孤前輩寥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孰究孰擴趨時  
 尚者竊緒餘以鈎利祿務高遠者假近似以立名聲疏鹵  
 自欺之風有不可勝言者宜春文物之邦深山茂林豈無  
 古學之士經明行修足為師表者張巖之人其力致之也  
 乎苟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岳麓白鹿洞晦菴朱子南軒張  
 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祀焉可  
 也尊信則不搖於異議從祀則馴致於成功異日衣冠之  
 盛彬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榮氏之名顯著於天下豈  
 直山水光華而已哉

袁州路修建記

杜可

都會裂侯衛廢錯置郡邑羸行無良懲末大而公其制章  
 惟是善漢仍之代遂莫渝土貢田賦民數訟牒一隸取給  
 而字理之凡郡即古侯國也袁名因山山曩居漢袁隱君  
 名繇生領邑四較萍鄉戶尤繁元貞制州之槩傳版民二  
 十萬是郡於江西為上舊治崇紱而廳聯屬廳而南對峙



吏舍中爲重門又前爲戟門門薄大衢左右跨之而岌二  
樵用出入民廳陰不百武別闡堂次堂復構齋西園堵而  
圃樅芳卉嘉木間樹奇石竇李渠注池榭其上還分池之  
餘溝引灑灑走西北貫漱玉亭赴曲水環池曰清心曰風  
自曰景韓歲寒不受暑皆堂也惟清心風自表裏相麗樓  
其巔同於堂飛複閣以通往還山若袁若仰若蟠龍白鶴  
偃塞起伏無日不獻狀歲寒之雲山則二樓附庸規制宏  
且備矣憶昔之經始與增建廣築逮久而做做而葺葺不  
一葺覘成績而知前修勤勞不竊貴饗富怠偷苟秩滿去  
郡歎附逾世擁牙坐府守幾更迭曾興懷苴漏者乎至大

初元侯長忽都魯脫因總管朶兒直偕僚屬如前之始營  
增廣屢葺者雖庖傳靡一不撤而作新舊或狹鼻有倚有  
隆倍光其初東益竇幕二十六楹閣障牘庫四十八楹右  
背歲寒新崇節堂永廊峻墉殊行異闡候部使者按治歲  
至所也穰麗礎堅赤白炳明昉稱大府雄甲江西諸路能  
是奚資而然蓋議始總管公侯長謂茲予心乘時豐穰割  
祿導先佐貳順成巨室有禮勸相奔走斬木陶埴一鼓作  
氣四闔月遂工偉哉斯役也推類從事何之弗成十金之  
家一畝之室晝茅宵索迨天未陰矧大府民具爾瞻懲陋  
惡乎可第有賢侯之爲而飲愧者宜著祇力事職不懈之

實爲方來勗時同知舍刺甫沙治中暗都刺哈蠻判官馬  
合麻沙推官孟誠經歷李貞知事成翼照磨按牘萬國良  
董役分宜縣主簿慕嗣宗府掾袁賢張顯忠并士民之樂  
施名附碑陰至大己酉季夏正議大夫袁州路總管府達  
魯花赤兼管大勸農事忽都魯脫因少中大夫袁州路總  
管兼管內勸農事兼管造茶勾當朶兒直立